元史

一百九十五至二百三

列傳

忠義　孝友　隱逸
烈女　釋老　方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84
33

文庫11
D284
33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修國史臣王禕等奉
敕修

忠義三

伯顏不花的斤字蒼崖畏吾兒氏駙馬都尉中書丞相封高昌王雪雪的斤之孫駙馬都尉江浙行省丞相對剌南王朶尔的斤之子也個儻好學曉音律初用父蔭同知信州路事又後建德路會徽寇犯遂安伯顏不花的斤將義兵禦之又擒淳安叛賊方清之以功陞本路總管至正十六年授衢州路遣魯花赤

010190563699

明年行樞密院判官阿魯灰引兵經衢州軍無紀律所過輒大剽掠伯顏不花的斤曰阿魯灰以宣慰使行省浙東都元帥守禦衢州頗之擢江東道廉訪副使階中大夫十八年二月江西陳友諒遣賊黨王奉國等號二十萬寇信州明年正月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引兵援焉及至遇奉國城東力戰破走之時鎮南王子大聖奴樞密院判官闍等屯兵城中聞伯顏不花的斤至爭開門出迎羅拜馬前伯顏不花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效後數日賊復來攻城伯顏不花的斤大饗士卒勉曰今日破賊不問命者乃命大都閻將阿速諸軍及民義爲左翼出南門高義苑則忠將信陽一軍爲右翼出北門自與忽都不花將沿海諸軍爲中軍出西門部伍既整因奮擊入賊營斬首數千級賊亂棄檐輦園遁賊將突至我軍入其營者咸沒其勢將殆忽都不花覆勒兵力戰大破之二月友諒益急又遣僞萬戶周治等來說降高義潛與之通約忽都不花等謂與奉國兄弟豐可離忽都不花信之率則忠等十人詣奉國曰之不遣明日奉國

今高義以計來誘伯顏不花的斤時伯顏不花的斤坐城上見高義單騎來伯顏不花的斤謂曰汝誘十帥無一人還今復來誘我耶我頭可斷是不可移乃數其罪斬之由是日夜與賊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少衰夏四月有大呼於城下者曰有語恭謀海魯丁臨城問之曰何來曰江西來海魯丁曰如此方賊耳吾元朝臣子可受尔僞詔乎呼者曰我主聞信州久不下知尔忠義故來詔尔徒守空城欲何爲耶海魯丁曰汝聞張睢陽事乎僞使者不荅而去伯顏不花的斤笑曰賊欲我降爾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吾計之熟矣時軍民唯食草苗茶紙既盡括鼷底煮食之又盡掘鼠羅雀及煮老弱以食五月大破賊兵六月奉國親來攻城晝夜不息者踰旬賊皆疲城而上伯顏不花的斤登城麾兵拒之已而士卒力疲不能戰萬戶顧馬兒以城叛城遂陷席閏出降大聖奴海魯丁皆死之伯顏不花的斤力戰不勝遂自刎其部將蔡誠盡殺妻子及蔣廣奮力巷戰誠遏害死廣爲奉國所執憐廣勇敢使之降廣曰我寧爲忠死不爲降生汝等草中一盜爾吾豈屈汝乎賊怒磔廣于竿廣大罵而絕有陳受者信小民也伯顏不花的斤知

受有膂力喜為義兵尋戰敗為賊擒痛罵不屈賊焚
殺之先是伯嶽不花自
之援信州也嘗南望泣下
曰我為天子司憲視彼城
之危急忍坐視乎吾知上
報天子下蒞生民餘皆無可恤所念者太夫人耳即
日入拜其母鮮于氏曰兒
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
忠臣吾即死復何憾鮮于
氏太學與簿樞之女也伯
顏不花納幣因命子世
不花奉其母間道入福建
以江東廉訪司
遷贈謚曰
恪敏

揭傒斯敬字時中濟寧鄆城人性警敏好學由國子生

授經郎嘗見帝師不拜或諫之曰帝師天子素尊
重王公大臣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也傒敬曰
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為歷官至奇
御史至正七年擢山南道廉訪使僦湖北道十年
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十二年二月
卜日將發會大宴觴于海口俄有客無目外至驗其
券信今入而不廣真為海寇也既入坐即縱火鼓譟
時繼文起倉猝軍民擾亂賊竟焚舟劫粮以去傒敬既
走入崑山自拔於
闕有警平章政事月

月魯帖木兒僞以疾卒賊遂犯餘杭執敬時已被命
詰賊海上至是事急不得舍去與平章政事定定治
事省中調兵出戰皆不利掾史蘇友龍素抗直有爲
進言於敬敬曰賊且至城内空虚無備柰何執敬曰
吾將禦戈矛當殲賊以報國儻或不克有死而已有
畏哉俄叢賊已至執敬遽 上馬帥衆而出申塗與賊
遇乃射死三人已而賊衆方
盛填咽街巷且縱火衆皆潰去賊知其無援乎執
脅敬慫恿之曰逆賊守關吏不謹法得至此
降執敬怒叱之曰逆賊
棒波萬段何謂降耶乃奮刀斫賊因中槍而墮

臣也先馳救之亦中槍死事聞贈翰林學士承旨榮
祿大夫柱國追封魯國公謚

全普庵撒里字子仁高昌人初爲中書省檢校時太
師汪家奴擅權用事臺諫無敢言者普庵撒里獨於
衆中歷數其過誚謷無懼色於
監察御史即昔勒注
家奴十罪乃見黜然而氣節益自振不以崇顯動遷阻
歷誠權貴朝臣莫不畏憚出爲
廣東廉訪僉事尋爲
部尚書未幾授贊治路達魯花
赤至郡發姦惡一
郡肅然至正十一年潁州盜起
詔脩築城壘旬月之
間守禦之具畢備於是募勇士得兵三千人

日練習之皆可用爲邑有備
之境內悉安十六年以功
贛十八年江西下轄諸郡
皆治海赤賊方同守友諒遣
使人脅之降普庵撒里斬其使
賊九四月兵少食盡義兵萬人
馬合某沙欲舉城
劉事聞朝廷贈謚曰儆哀
普庵撒里不從遂自剄
赤守贛尤有功城陷之
之曰與汝戰者我也爾賊安
殺贛民當速殺我
所隔者往往遣兵復
西行省參政分省於
陳友諒所據乃與總
將章文才率兵圍贛

周鐩字以聲瀏陽州人萬學通
春秋登泰定四年進
士第授衡陽縣丞再調大治縣
尹縣有豪民持官府
短長號爲難治鐩狀若在懦而
毅然有威不可犯抑
豪強惠窮民治行卓爲諸縣最
累遷國子助教升脩
汝臣列傳擢翰林國史編修官
乃出爲四川行省儒
學提舉便道還家無何盜起湖
南北郡縣皆陷瀏陽
無城守盜至民皆驚竄鐩告其
兄弟使遠引自謂我
受國恩脫不幸必死與爲相累
也賊至得鐩欲屈以
爲主鐩唯諤日厲聲大罵誓知
其不可屈乃殺之鐩
同時有謝一夔字至道者亦瀏
陽人至元乙亥鄉貢

進士魯爲石林書院山長歲浔官兵復郡邑亡者稍歸乃遂理故業俄而賊復至生縛一魯一魯罵賊甚厲擊家咸遇害

弟炳字韞夫江夏人元統元年進士授承事郎同知昌州事炳茲孤其母改適自平昌還始知之即迎其母以歸久之轉寶慶路推官會峒蟊寇邊湖廣行省右丞禿赤統兵討之屯于武岡以炳攝分省理問官悍卒所至掠民爲僞降炳言于禿赤釋其無辜者全活人至正十二年遷知荆門州纔半歲淮漢之賊其勢復振賊將俞君正合兵來攻荆門炳率孤軍晝夜血戰援絶城陷爲賊所執極口罵不絶賊以刀抉其齒盡乃斷左臂而支解之未幾賊陷潛江縣達魯花赤明安達尔率勇敢出擊擒其僞將劉萬戶進營蘆汊賊衆奄至出鬬死其家殲焉一子桂山海牙懷印綬去得免明安達尔唐兀氏字士元炳同年進士由宿州判官再轉爲潛江云

劉畊孫字存吾茶陵州人至順元年進士授承事郎桂陽路臨武縣尹臨武近蠻獠畊孫至召父老告之

曰吾儒士也今爲汝邑尹尔父老當體吾教訓其子弟孝弟力田暇則事詩書毋自棄以干吾政乃爲建學校求民間俊秀教之設俎豆習禮讓三年文化大興邑有茶課歲不過五十錠後增至五十錠畊孫言于朝除其額歷建德徽州瑞州三路推官所至詳讞疑獄其政績卓然者甚衆至正十二年春薊黃賊攻破湖南畊孫傾家貲募義丁以援茶陵賊至輒却故茶陵久不失守十五年轉儒林郎寧國路推官歲饑勸富民發粟賑之活者萬計會長鎗瑣南班程述謝璽等攻寧國畊孫分守城西南日署府事夜率兵乘城固守江浙行省遣參知政事吉尼哥兒來援至則兵已疲矣城恃有援不爲備瑣南班知之夜四鼓引衆緣堞而上城遂陷畊孫力戰遇害弟肅孫以國學生下第授常寧州儒學正湖南陷常寧長吏棄城走民奉印請肅孫爲城守城賴以完者一年外援俱絕死之長子碩爲武昌江夏縣魯湖大便起義兵援茶陵亦死之

俞述祖字紹芳慶元象山人由翰林書寫考滿調廣東元帥府都事入爲國史院編脩官已而出爲沔陽府推官至正十二年薊黃賊迫州境述祖領民兵守

綠水洪并力捍禦之兵力不支浔陽城陷民兵悉潰
述祖爲賊所執械至其僞主徐壽輝所誘之使降述
祖罵不輟壽輝怒支解之有子方五歲亦死事聞贈
奉訓大夫禮部郎中象山縣男

桂完澤者永嘉人嘗從江西左丞李桀兒留京師得
爲平江路管軍鎮撫爲仇家所訴免官會賊攻昌嶺
關行省遂假前官令從征完澤勇于討賊凡再戰關
下皆勝尋又與賊鬬爲所執其妻弟金德亦被
反縛于樹臨以白刃脅之降金德意未決完澤叱曰
金舅男子漢即死不可聽賊德曰此言最是因大罵

賊怒剖三人之腹而死

丑閭字時中蒙古氏登元統元年進士第累官京畿
漕運副使出知安陸府至正十二年斬賊會法與犯
安陸時丑閭募兵得數百人帥以拒賊敗賊前隊乘
勝追之而賊自他門入亟還兵則城中火起軍民潰
亂計不可遏乃歸服朝服出坐公堂賊脅以白刃丑
閭猶奮以遞順一賊排丑閭下使拜不屈且怒罵賊
首不已害和之明日又遍其從亂丑閭疾叱曰吾守
土臣當從逆賊乎賊怒以刀斫丑閭左脇斷而死賊
憤其不降裹以布囊囊其屍舁置其家丑閭妻侯氏

出大哭且列酒肉滿前
紿賊之不防已至夜自
刎知政事贈侯氏寧夏
馮三者湖廣籍二公使
隸輩悉起剽殺馮益亦
等豈可爲衆物強之終
乃縛諸十字木昇之以
江上斷其喉委去其車
中伺賊遠救三血骸脫
李羅帖木兒字國賓高
爲江東廉訪副使以選
一年盜起汝潁均州鄧縣人田端子等亦聚衆殺官
吏李羅帖木兒將民兵捕斬之未幾行省廉訪司同
檄李羅帖木兒以其所領兵會諸軍於均房同討賊
賊始退而穀城光化以急告即帥兵趨穀城而分遣
樊城主簿脫因等趨光化且遣使求粮於襄陽不應
遣同知也先不花促之又不應軍乏食不能行乃駐
于柴店復遣從子馬哈失力往告詞甚苦切廉訪分
司王僉事本路總管柴順禮怒其責望械之適紐賚
來獻光化所獲首級且言李羅帖木兒在穀城與賊

相持未知存殁宜急濟其糧少緩恐弗及矣於是脫二人械遣還而命也先不花與萬戶也先帖木兒率數千人會寧羅帖木兒以討賊明年正月襄陽失守也先不花等聞之驚潰寧羅帖木兒領義兵二百人且戰且引至監利縣遇沔陽府達魯花赤咬住同知三山安陸府同知燕只不花荆襄提舉相哥失力之師時澧江有船千餘乃糾合諸義兵六千壯水工五千餘人畀以軍號給以刀稍具哨馬五十水陸繼進比至石首縣聞中興路亦陷乃議趍岳州就元帥帖棄而道阻不得前仍趍襄陽賊方駐棚湖港乘其不虞擊之獲其船二十七艘生擒賊黨劉咬兒訊得其情進次澧江縣又斬賊數百級獲三十餘船梟賊將劉萬戶許重正等是日甫止午未食而賊大至與戰抵暮咬住等軍各當一面不能救寧羅帖木兒被重創麾馬哈失力泣曰死生從叔父既而寧羅帖木兒被執賊請同為逆寧羅帖木兒怒罵之遂遇害馬哈失力帥家奴求其尸歸與賊戰俱沒于陣舉家死者凡二十六人彭庭堅字允誠溫州瑞安人擢至正四年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沂州事毀生祠驅鄰郡上馬賊兇

民橫急徵斂民甚便之俄以平反獄囚忤上官意遷
棄去十年詔遷守令以建寧路崇安縣尹起庭堅于
家屬鉛山寇周良竊發犯閩庭堅禦之有法寇不
入境十一年陞同知建寧路總管府事江西寇熾庭
堅率民兵克復建陽又進兵平浦城十二年攝僉都
元帥府事與邵武路總管呂公按攻邵武庭
堅設雲梯火礮晝夜攻擊宂道追斬渠魁董元帥戮
和尚童昌邵武悉平總兵官江浙參政章嘉上功于
朝陞同知福建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鎮邵武冬寇
隨建寧縣十三年庭堅統建陽崇安浦城三縣民兵次

泰寧冤懼請降復建寧縣還師邵武江浙行樞庭
堅節制泰寧邵武二郡諸軍十四年盜侵政和松溪
江南行臺中丞吳鐸督軍建寧檄庭堅至時鎮撫萬
戶岳煥隸麾下煥素悍懼使部卒棄其不備詐爲賊兵突入交鋒衆皆潰庭
堅獨留不去遂遇害死年四十三故吏張椿儒士夏
志行狀其事憲臺察民哀泣如喪父母立祠像歲時祭
祀數降靈響靈夢邑主祠亦如之南行臺監察御史余
觀行部巡察義其賊斬之爲上其事贈中奉大夫福
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封忠愍侯

王伯顏字伯敬蔚州靈仙人由湖廣省宣使歷永州
祁陽州鳥程縣尹信州推官至元九年遷知福寧
州居三歲陞福建鹽運副使將行憲府以蒋方微擾
留伯顏仍領州事未幾賊自邵武間道偪福寧乃與
監州阿散都剌募壯兵五萬分扼險阻賊至楊梅嶺
立柵伯顏與子相馳破之賊帥王善俄擁衆直壓州
西門衆皆鮮散伯顏麾下嗌白挺市兒數百人爾
伯顏馬失長鎗春馬仆遂見執善
伯顏馬失不復反顧賊
解伯顏曰聞公有惠政此州那可無尹公爲我守可
也伯顏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守義當死耳從

汝反乎善怒叱左右搒以跪弗屈
出血嘆善面罵曰反賊殺即殺何
也汝不可害大丞相親討叛逆百
萬之師雷擊電掃
汝輩小醜將無遺種顧敢尔邪賊
善厲聲責其拒鬬嘆不能對伯顏
呵之伯顏嚬
向言拒邪我死當爲神以殺汝善
記疑頸受刃頸斷
涌白液如乳暴屍數日色
吾與汝不共戴天
殺阿撒都剌欲釋相官之
相喪潘氏挈二女
恨不寸斬汝我受汝管邪賊殺之
既死賊時覩其引
爲賊所覆亦罵賊母子同死伯顏

兵出入明年州有僧林德誠者起兵討賊乃望空穸
曰王州尹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斬賊時賊正祠神
都紅衣軍來以爲備卽麾將軍亟往迎之無有也四
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斬其酋江二蠻福寧遂平事
聞贈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
郡侯

劉濟字濟川其先興州人曾祖海金進士第一爲大注
至河南府尹死于國難子孫遂家河南濟由廉訪司
書吏調連江縣尉善鄉巡檢至正十三年江西賊帥
[illegible]遠圍宮軍守羅源縣拒之羅源與連江接壤勢
將追濟妻真定史氏欵相家女有才識謂濟曰事
急矣可聚兵以捍一方於是盡出奩中物募壯士百
餘命仲子健將之浹旬間衆至數萬賊尋破羅源分
兩道攻福州濟拒之辰山三戰三捷俄聞福州陷衆
多潰兵濟獨帥健兵進遇賊于中麻突其陣斬前鋒
五人賊兵大至鏖戰三時頃濟虎箭墮馬健下馬掖
之俱被獲濟忿戰手大罵賊縛濟階下先斫手一指
罵弥厲再斫一指亦如之指且盡斫兩腕次及兩足
濟色不少變罵聲猶不絕遂割其喉舌而死健亦以
死拒賊善義之舍健使斂濟屍瘞之健歸請兵於帥

府以復父讎弗聽健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
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屠戮健
手斬殺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冠首陳伯祥來獻
榮之事聞贈濬福建行省檢校官授健古田縣尹官
爲濬立祠福州北門外有司歲時致祭云

桑里不花字端甫蒙古人始爲宿衛官累歷顯要擢
遼陽行省右丞陞平章政事陳友諒陷江西詔拜江
西行省平章政事與平章政事阿兒渾沙等分道進
討遂泛海南下趨廣東駐師揭陽降土寇金元祐招
復循梅惠三州之寇承制官其酋長俾浴戰以給兵

又別規粟四千石輸送京師自是英肇欽連皆郡
皆附且治兵由梅嶺以圖江西而元祐有異志詐以
鎮服其土遮道留先是制書命劉巨海僉廣東元
帥府事未發元祐竊取易其名私畀稱賊劉文遠詰與
偕亂事覺文遠伏誅而元祐又其弟元泰子榮竄匿
不獲俄榮率外賊突入奪符信殺官吏變起倉卒衆
莫能支桑里不花與參政楊本元等勒兵拒戰而賊
來益衆桑里不花爲鎗所中創甚其子達蘭不花率
麾下力與抗死之桑里不花遂被執擁至太平橋罵
不絕口遂爲賊殺其妻卜顏氏高麗氏在側不去

晉大罵曰我平章遇爾父子厚矣爾父子何暴逆至此亦皆遇害其部將哈乞吳普顏阿剌不花歹不花等俱戰死

野峻台其父世延自有傳由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西行臺監察御史河西廉訪使轉黃州路總管湖廣既陷朝廷察其材升四川行省參政命與平章咬住計賊咬住軍五千及分鎖卒八百使野峻台爲前驅賊方據巴東縣攻拔之是時歸峽等州皆爲賊所守野峻台破賊江上斬溺無算已而歸峽平又進拔枝江松滋兩縣乘勝趨江陵賊屯陣清水門外

賊退大城列陣出門挑戰野峻頃咬住軍止百步不救賊乘榮祿大夫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忠壯

陳君用字子材延平人少豪爽由撫州入閩閩閫授右閫千戶兵君用散家財繼之出入敵陣援同知建寧路事亡何賊大破賊衆廉訪使余闕權閩知副都元帥遂引兵踰嶺至連江再水而陣軍至殺明賊出戰三時飛槍刺之遂死事聞贈氣勇猛過人紅巾起江平縣尹給錢伍萬緡僱官軍復建陽浦城等縣賊圍福州君用率兵往袒佩君用明珠虎符使抗嶺至連江再水而陣

吾輩曰今日不盡殺賊吾不
十之徒涉斬殺賊稍潰既而
擒而死事聞贈懷遠大將軍
元帥輕車都尉潁川郡侯謚
忠毅

理牙敦北庭人累官至山
江漢諸屯戍理牙敦年最
至正十二年寇犯中興與卜理不敦以
退明日復擁衆來襲米門理牙敦力與之戰被執
不屈而死又明日賊復大
擊之乃而東門失

後降上都大鳥賊怒剖其腹割其肉而死

明海县刺台氏由國子生入官爲靖安縣達魯花
至正十二年蘄黃賊起潮海縣尹黃紹同集義兵
爲禦賊計未幾賊兵數萬由武寧來寇紹起行省求
援潮海獨率衆與戰于象湖大破之乃起進士明斗
元淦割慶遠甘棠等謀畫而以勇士黃雲爲前鋒
自二月至于八月戰屢捷擒賊將洪元帥而賊黨益
盛黃雲戰死我軍挫衂潮海遂被圍壽爲賊所執
于富州子民妄圖襲父職爲本縣達魯花赤十三年
帥蔡敗走賊將復縣治十四年賊兵復至民女圖逃

戰力竭賊執而罵之紹字仲先臨川人登至正八年
進士第以末援出靖安而道阻絶遇官軍護紹等入
龍興而龍興亦被圍紹乃與民安圖招諭
叛境過建昌之高坪遇賊紹與戰不勝正衣冠怒罵爲
賊所害斗元字元浩靖安人至正十年領江西鄉薦
第一下第書憲僚書院山長賊至靖安掠斗元鄉里
斗元以鄉兵擊敗之入縣治與潮海共圖戰守及潮
潦被執賊脅之使降斗元罵不屈乃以土埋其腰不
死又縛置暗室斗元仆牆以出逃入深山往罵而死
書云撫州人寓靖安素以勇捷聞舞接戰獨以身當
敵當爲數十人所圍即奮身躍出至建身中數十鎗
噴血罵賊而死

魏中立字伯時濟南人由國子伴讀歷官至陝西行
臺御史中丞遷守饒州賊既陷湖廣分攻州郡官軍
多疲懦不能拒所在無賴子多乘間竊發不旬日衆
輒數萬皆短衣草屨齒木爲杷削竹爲槍截緋帛爲
巾襦弥野皆赤中立聞警即率丁壯分塞險要戒守
備俄而賊至達魯花赤馬來出戰不能發一矢賊愈
偪中立以義兵擊卻之已而賊復合遂爲所執以紅衣
被其身中立叱之須髯盡張賊執歸薪水欲屈其從

已中立大罵不已遂被害未幾賊又犯信州信州總管于大本以土兵備禦賊首項甲破東門而入執大本至蘄水爲俘獻僞主釋其縛畀僞印一紐互命以官大本投印于地而指僞主痛詈之遂亦遇害大本字德中蒲州人始由儒學教諭入官云

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同知制誥兼修國史臣王禕等奉

忠義四

普顏不花字希古氏倜儻有大志至正二年由國子生登右榜進士第一人授翰林脩撰調河南行省員外郎十二年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薪黃蔡壽輝來寇普顏不花戰守江功爲多語在道童傳十六年除江西廉訪副使頃之召還授益都路治魯花赤兼遷山東廉訪使再轉爲中書參知政事十八年詔

襄治書侍御史李國鳳同經略江南至建康
友諒遣鄧克明來寇而平章政事阿魯溫沙等皆夜
遁國鳳時分鎮延平城陰遣普顏不花曰爾承制
率此去將何之誓與此城同存亡耳命集名甲鏖城
前後拒戰六十四日既而大敗賊衆明年召還之襄山
東宣慰使兼轄知樞密院事平章山東行省事
都

大明兵壓境普顏不花揑城力戰城陷而平章故吏
保保出降普顏不花還告其母曰兒忠孝不能兩全
有二弟當爲終養拜母趨官舍坐堂上主將至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閣本字宗亮河内人性剛正敏給而刻志於學早歲
得推擇爲禮部令史天美不夜寺本之才辟以
三司掾平反冤獄甚有聲擢御史臺照磨須之意褊窄
院部事拜監察御史遷中書左司都事五調爲吏部
郎書劾刑户二部皆以能見稱本素貧且有目疾嘗
上章乞謝事不允認授集賢侍講學士
明兵薄京師本謂其妻程氏曰國事至此吾知之
矣愧不能立功補報敢愛六尺軀苟活哉程氏曰
君能死忠我尚有愛於君乎本乃朝服與程氏北向
拜大書于屋壁曰元中奉大夫集賢侍講學士

至吾又食祿今其國破尚忍見之與其苟生不如死
遂赴井死其家人瘞之舍東悉以其書籍焚之爲殉
云

趙弘毅字仁卿真定晉州人少好學家貧無書傭於
巨室晝則爲役夜則借書讀之或閔其志但使總其
事而不役焉嘗受經於臨川吳澄始辭翰林書寫遍
歷爲國史院編脩官調太樂署令
大明兵入京城弘毅嘆息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
夫此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報國耳
與妻鄔氏皆自縊其子恭中書晉勾與妻子訣曰

今棄與北奔我父子食祿不能効尺寸力吾父母尸
死尚何敢愛死乎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自若如此
恭叱曰爾非我徒也古者忠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
之崇卑乎遂公服北向再拜亦縊死恭女官奴年十
七見恭死方大泣適隣嫗數輩來相率出避曰我未
適人避將何之不聽嫗欲力挽之女曰人生在世倏
百歲亦須一死乃潛入中堂解衣帶自經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幼敏悟嗜學既長童思六
經尤邃於春秋絶意仕進而勤於教學者門人受業
者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即其地構師山書院

以處焉王爲文章不事雕刻煅煉流傳京師揭傒斯歐陽玄咸加稱賞至正十四年朝廷除王翰林待制不起而爲表以進曰名爵者相宗之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予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酒與幣臣不敢辭也王既不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爲事所著有周易纂註十七年大明兵入徽州守將要致之王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父之親戚朋友皆勉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爲死吾其相從地下矣王使謂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死

黃溍字晉人博學明經善屬文尤長於詩至正十七年用左丞杜大平奏授淮南行省照磨未行除國子助教遷太常博士轉國子博士陞監丞擢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二十八年京城既破嘆曰我以儒致身累蒙國恩爲宰師代言慕林今縱無敵奈何面目見天下乎遂赴井而死年六十二有詩文傳于世

柏帖穆爾字君壽蒙古人家世塵履無所考居官所
至有廉能著聲至正中累遷爲福建行省左右司郎
中行省治福州二十七年
大明兵騎兵出杉關取邵武以舟師由海道趣閩省
至城下柏帖穆爾知城不可守引妻妾坐樓上慷慨
謂曰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義也今城且陷吾必死於
是若等能吾從乎皆泣曰有死而已無他志也縊而
死者六人有十歲女慶其不能自死則紿之曰汝稍
緩拜佛庶保我無慈也甫畢即挈米囊壓之死乳媪
抱其幼子旁立以泣柏帖穆爾顧視之歎曰父死國
死夫妾與女從父者也皆當死汝三歲兒於義何
從乎爲宗祀計可也乃命媪抱匿旁近民舍而歛
金珠畀之曰即有緩急可以此贖兒命有頃兵入城
即舉燈自燃四圍窓火大發遂自焚死

迭里彌實字子初回回人性剛介事母至孝年四十
不仕或問之曰吾不忍舍吾母以去也以宿衛年
授行宣政院崇教三遷爲漳州路達嚕花赤居三
年民甚安之時陳有定據全閩八郡之政皆用其私
人以總制之朝廷命官不得有所與
大明兵既取福州興化泉州皆納款或以告迭里彌

宰臣仰天歎曰吾不材位三品國恩厚矣其何以報乎
報國恩者有死而已安何爰走白招諭使者至請出
城迓之送里彌實從容語之曰爾第往吾行出矣乃
皆廳事具公服北面再拜畢引斧斫其印文又大書
三版曰大元巨子即入位端坐板所佩刀剌喉中以
既死猶手執力楔膝坐儼然如生時郡民相聚哭
庭中歛其屍葬東門外時又有獲獨步丁者回回人
書進士累官僉廣東廉訪司事有吕復者為江西行
省左右司都事皆閩福州而復以行省命擒之
縣尹福州既不獲獨步丁曰吾兄弟三人皆

受國恩四十年今雖無官守然大節所在其可屈
乎以石自斃其腰投井死復亦曰吾世食君禄今雖
攝官若不以死報國則無以見先人于地下引繩自
經死獲獨步丁兄曰穆魯丁著官建康曰海魯丁者
官信州先是亦皆死國難
朴賽因不花字德中肅良合台人有膂力善騎射自
速古兒赤授利記庫提點累遷
同知樞密院事遷翰林學士
尋陞承旨賜虎符薰兀
軍合浦全羅等處軍民萬戶都元帥除大司農出為
嶺北行省右丞陞平章政事
至正二十四年甘肅行

省以李羅帖木兒篡弒皇后
孫遣人白事平章政
事也速荅兒即欲署諭衆榜朴賽因不花持不可曰
此大事何得輕信況非符驗
公文卒不署牓既而景
妄傳會皇太子撫軍巽寧
學士承旨遷集賢大學士又
平章政事
大明兵逼京師詔朴賽因不
領兵僅數百羸卒而已乃嘆
花以兵守順承門其所
吾但知與此門同存亡也城
息謂左右曰國事至此
陷被執以見主將唯請
速死不少屈主將
終不屈殺之是

戶部爲貳外郎拜監察御史又入戶部爲郎中陞侍郎除京畿漕運使建議置司於通州重講究漕運利病著爲成法人皆便之除戶部尚書時國家多故財用空乏好禮能導節浮費國家用度賴之以給拜參議中書省事遷治書侍御史出爲遼陽行省左丞未行留爲樞密副使至正二十年遂拜中書參知政事時京師大饑天壽節廟堂欲用故事大讌會好禮言今民父子有相食者君臣當修省以弭大患讌會宜減常慶不聽乞謝事以集賢大學士致仕給全俸家居擴廓帖木兒窓從益太子還京輸山東粟以遺朝貴饋好禮麥百石禮不受二十七年復起爲中書平章政事尋以論議不合謝政去特封趙國公

大明兵入京城或勸其謁大將好禮叱之曰我以小吏致位極品爵上公今老矣恨無以報國所欠惟一死耳後數日大將召好禮好禮不肯行昇至齊化門抗辭不屈而死年七十五是日中書參知政事郭庸亦昇至齊化門衆叱之拜庸曰臣各爲其主死自吾分何拜之有語不少屈而死庸字允中蒙古氏由國學生釋褐出身累遷爲陝西行臺監察御史與同列劾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喪師左遷中興總管府判官

其後也先帖木兒以罪黜召拜監察御史累轉參政
宇書其論議與好禮並云

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臣蘇天爵
敕修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等
奉

儒學

序

世言元以武功定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而民以孝義聞者蓋不乏焉豈非天理民彝之在於人心者終不可泯歟上之人苟能因其所不泯者復加勸奬而興起之則三代之治亦可以漸復矣今觀史氏之所載其事親篤孝者則有臨江劉良臣汴梁陳晉同官強安瀋州高守質安豐高澤晉昌王敏

脩武貞思忠榆縣王士寧洞南共友諒泉州葉森寧
陵呂德汲縣劉淇建昌鄭佛生堂邑張復亨保定邢
政寧夏趙那海臨潼任居敬隴西周慶徐德興汝寧
李從善華州要敬色目氏沙的莫居慶廬墓者則有
太原王鏞萊州任棣平瀘王振北京張洪氈登封王
佐下蔡許從政張鏡富平王賈僧鄭州殷好仁趙臂
辭明善張齊汴梁韓樂劉斌張裕何泰史恪高成鄧
孝祖李文淵杜天麟張顯祖涇陽張國祥延安王旻
東昌張軍永平梁訥南唐鄭榮劉居敬同州趙良南
陽周鄭陳介劉謹大[illegible]著江都毛翔歸德葛祥張

德成張遜王珪劉弼汲縣徐昌祖真定宋貞王世賢
晉寧史實保定耿德溫張行一賈秉實張勗河南王
宗道孫裔交谷天祐趙州趙德隆安豐豆王德新石思
讓襄寧何濤大都王麟李商華陰李寧屈秀懷慶侯
榮丁刖鄭天一耀州王思中華閻讓曹州鄧淵吕政
徐州胡居仁張允中衛輝王慶福建朱震龍隨州高
可壽濟寧魏鐸武康王子中淮安程誤汶上趙恒須
城許時中衡山歐陽誠復江陵穆堅薊州王欽定陶
元顯祖絳州姚好智宿州孫克忠集慶儒寰濟南宋
懷忠牟克孝汝寧張郁泉州黃道賢谷城王福麒州

靖與曾般陽戴貞兗州王治汚陽徐勝祖西兵中石抹
昌齡吹州秦桂蒙古色目氏納魯丁赤思馬改住阿合
馬拜[illegible]木八剌玉龍帖木兒鎖住唐兀氏只哥奚羅
乞塔[illegible]哈思丁其累世同居者則有休寧朱震雷池州方
時發河南李福真定杜良華州王顯政建寧王貴甫
句容王榮周咸鄜陵夏全保定成珪開平溫義大同
王瑞之平江湯文英鄜州貞從政江州范士奇涇州
李子才宿州王玠其散財周急者則有河南高顏台
州程逵大潭州湯居恭李孔英建康湯大有吉
劉如翁嚴周父高唐孟恭松江管仲海章夢[illegible]

江陵陳一寧中興傳文鼎永州喜必榮濟南韋恭寧
夏何惠月天子皆嘗表其門閭或獲其家故援唐史
之例具列姓名於篇端擇其事蹟尤著者復別爲
之傳云

王閏東平須城人父素多貲既老盡屬之不甘淡薄
每食必需魚肉閏朝夕勤古入市營奉無闕父性復
垂戾閏左右承順甚得其歡心鄉里稱焉父嘗臥疾
夜燃長明燈室中火延籬笆問閏聞火聲驚起馳救
火已熾煙燄蔽寢戶閏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而出
飢體灼爛而父無少傷一女不能救遂林父死中統二

年復其役

郭道卿興化莆田人四世祖義重至孝宰紹興間有詔旌之鄉里爲立孝子祠王元初內附閩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兒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告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請刃盜相顧曰汝等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道卿年八十子廷煒爲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辭歸侍養道卿嘗病痁危甚廷煒憂辛扶護之

郭狗狗平陽冀城人父掌爲戍察罕鋒使首領官戊太良平宋將史太尉來攻夜陷大良平寧全家被俘史將殺寧狗狗年十五歲奮史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史

驚問寧曰是兒幾歲耶寧曰五歲史曰五歲兒能爲是言吾當全汝家即以騎送寧等往合州道遇圍兵騎驚散寧家俱得還御史以事聞命旌之

張閏延安延長縣人隸軍籍入蜀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閒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爲女功工畢飲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爲己兒也閏兄顯卒即以家事付姪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曰姪亦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聚縉紳之家皇祐至元二十八年旌

吳門又有蕪湖苟世通于世同居峽州向孝義亦累丁煦八世同居州縣請於朝並加旌美

田改住汶上久父病不能愈禱于天去衣臥冰上一月同縣王住兒母病卧冰上半月

竇猪狗山冊州人母年七十餘患風疾藥餌不効猪狗割股肉進啖遂愈歲餘寢作不能行猎狗手滌洞穢護視甚周造板輿載母夫婦共舁行園田以娛之

梁卒居喪有禮鄉閭稱焉潭州萬戶移剌瑾子孝家衆先歲母病醫言不可治孝家奴刺股肉羹療母遂病乃痊蕪州路總管管如林潭州民朱天祥並以孝

妻封殷莊其家

旱也遠谷立迷豪氏家秦州父喪廬墓次壹夜慈號有飛烏翔集墳上踴起又有尹夢龍中興人母喪負土爲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有聲爲集其冢樹

吳淵建康句容人幼失父事母篤孝至元十二年秦母避兵茅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兵兩釋之三十年江東廉訪使者辟爲吏母亡奔喪又感行路服闋奉神主事之起居飲食十年如平生

意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起延祐間汀洲寇

人賴祿孫母病值蔡五九作亂父母從邑人避高山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收身翼蔽曰勿傷吾母寧殺我母渴不得水祿孫含垂煦之盜相顧駭歎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兼責之曰柰何辱老子婦使歸之事聞並賜褒表

劉德泉汴梁杞縣人早喪母父榮再娶王氏生二子居敬居元俱幼德泉甚撫之及王氏病卒乃益相愛至元末歲飢父欲使析居德泉泣止不能得乃各受其業以去父之父卒兄弟相約同爨知好如初至治三年真定柴顯自至元間其祖父已分財至顯念

廷彥弱冠年幼無恃謂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
而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後與同居延
括閭蔚州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祈居忌遠爲
開平縣主簿父卒還家治葬畢會宗族誓告其母曰
吾兄弟別處十餘年矣今喪破產以一母所生忍使
兄弟苦樂不均耶即以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共居母
卒哀毀甚宅後柳連理人以爲友義所感又有朱汝
諧濮州人父子明嘗命與兄汝弼別產子明卒汝弼
家盡廢汝諧泣請共居仲父子昭子玉貧病汝諧迎
至家奉湯藥甘苦盡禮鄉人賢之

各以名聞表其閭

回邵武人素貧冬十六年無妻奉母寄宿神祠中營
養甚艱每年九十八卒回傭身得錢葬之每旦詣墳
奠祭十四年不輟州上狀命給衣糧賜濟仍表異之
孔全亳州鹿邑人父成病割臂肉啖之愈後享居喪
盡哀廬墓左側土爲墳丹文十屑風雨有虧傾霽則
補之三年起墳高一丈餘張子寶父安西人父
喪每冬卒必北向臥墓側藤行數匍至墓所舔細土
爲墳陳乞兒歸德夏丘人年九歲母喪哀毀鄰賀土
爲墳高一丈廣十六步人憫其幼欲助之則拜而

辭又育孤眉趙國安辭州張
剌伯顯南陽杜烈子皆居喪有至行盧墓次爲土
墳並以有司所請表異之
楊一懷孟人至元間於其叔請家貧以分契詣神
祠焚之與清同居者三十年無閒言張本東昌莊平
人篤孝事伯父敘父皆甚讀
禮謹伯父嘗日病本晝夜不去
側復載以巾車晚詣岱嶽禱之張慶直覺人善事
繼母伯父泰異居河南慶聞其貧迎歸養之供饋豐
備過於所生元善大名人父
淮父之遂客死至大四年差
莊尋其骸骨異迎第

喪而歸改葬祔父母以諸喪序列祔於
塋次州縣以聞並旌其家
趙毓唐州人父福遷鄭之管民城其先三世同爨毓官
福州司獄滿歸以母老不復往一日會諸弟泣申遺
訓願世世無異爨且祝天誓血以盟自是六小百口
略無閒言同力合作家道以殷毓長兄端早世嫂劉
氏守志毓率家人事之甚謹次兄匡繼殁嫂王氏毓
母以其少許歸改嫁王氏匡婦無壽喪之義願終事
姑毓妹謹王佑佑亡妹念佑母無子乞歸奉氏養之
又謂孝友節義莫毓一家元貞初旌之

胡元達衣平人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三度起號
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雙狼隣里
驚異方共聚觀有頃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嶺所獻
以狀聞于官表其閭至顯間永平龐遵母病腫三年
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于上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
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病愈

陳韶孫廣州番禺人父瀏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
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
涉萬里不憚勞苦道過遠陽平章璮出見而憫焉語
之故鄉汝願之乎韶孫曰既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
以之歸非所願也璮出驚異以錢賞之大德六年瀏
死韶孫哀慟兄者皆爲之泣下肇州萬戶府以聞命
還還鄉里仍旌異之

李忠晉寧人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郁保
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分爲二
父喪廬墓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雷州人性孝友
皆以爲孝感所致云

李茂大名人世家楊州父與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

死爾善事母茂立受命奉母孟氏益謹母嘗病目失
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母壽每夕祝天乞
捐己年益母孟氏竟年八十四而歿居喪哀慟聞者
傷之大德辛丑年揚州兵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皆
風返而城事聞旌之
羊仁廬州廬江人至元初阿术兵南下仁家爲所掠
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爲汴人李子
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爲良仁踪蹟得
母於潁州蒙古軍塔海家兄於睢州蒙古軍岳納
第於邯鄲連失家皆爲役尚無恙乃編懇親故脩

經營百計更六十乃得遂
良孝交甚篤鄉里美之大
覺經建昌人五歲因亂失
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
至汝州梁縣春唐得其母
以歸童御孫蜀人本劉氏幼
氏相失三十八年遍訪於江
杭州又幼被掠賣爲劉鑑家
杭舅異母及姊得之事母以
母姚氏爲嫡母不容改嫁爲
朱氏養鵬飛鵬飛幼不知也

年十九思慕哀痛誓學醫以濟人縣早見每行來三十歲
至蒼州羅田縣得焉時朱氏家方疫鵝飛起之遂迎
還養養久之復歸朱氏時渡江者競死卒歲時擣子
舂往祭墓終其身並以有司所請旌其閭
元十二年國兵南伐被俘至
燕德龍與新建人至元十一年一日
忽爲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至大元年一日
許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
告去父母得全生依門下者三十餘年矣故鄉萬里
不獲歸省雖思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脫有
則永爲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不能起阿

思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滿一德至家父
兄已沒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卽棄家事母懼得
罪如期還燕何思蘭母子實曰彼賤隸
乃能是吾不成其孝乎卽裂券縱爲良一德將辭
歸會阿思蘭以兇被誅籍其家群奴各亡去一
德獨留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蹈人耶卽留不去與張
氏童詣中書言還其所籍大夫人勞一
德曰當與子同吾家業可
在矣風動亡於波見之令
汝力也遂以報波因

雖鄰人北有利於是也重哀喪主無罪而受戮故
留以報主又老母八十餘何以田廬爲哉遂不受而
去皇慶元年旌其閭
王思聰延安人素為
以養親母喪畫哀父繼
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
不怠父喪哀劇思聰憂甚
神泉飲之食復失明
表異之
徽徽祖古愚氏父喪事
母篤孝稍壯母疫勤冥禱

紀冰漿不入口者三日既葬居墓側廬晝夜哭泣常如初括時年四十餘思慕猶如孺童每見人父母則嗚咽流涕人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
王初應漳州長泰人至大四年二月從父義士樵劉
嶺山有虎一殘棘中擒義士傷右肩初應赴救抽簪
刀刺虎鼻虎之義士得生泰定二年同縣施合德父
真祐嘗出為虎所搏合德手一並殺其虎父得免
鄭文開婺州浦江人其

年一歲尽孫無敢松至太聞表閭門文嗣愛從事
和繼主家事為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凜公肅子弟肅
有過須白妻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肅從壬
皆盛衣冠陪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
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
嗟嘆謂有三代遺風狀聞復其家部使者奈闕為書
棄漸第一家以褒之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常
自奢侈葬必松柏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
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富貴不敢一毫有違家
法婦婦唯惠安王不使預家政宗族亞稱賢之以

[illegible]家富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孝義所感
有家範三卷傳于世

王薦福寧人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薦夜禱於天願
減己年益父壽父絶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黄
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
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
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鄰不得行至深奥嶺值
大雪薦跪雪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
棗離披有二顆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兄孟
翰早世嫂林氏更適劉仲山嘗以田讓薦於薦及

死不能葬曰無子族人葬莫肯爲之後薦即以田還之使置後且治葬焉州葉民死不葬者時民貧未葬者衆畏令惡焚柩弃骨野中薦哀之以地爲義阡收瘞之有死亲能斂者復買棺以贈人皆感焉至大四年其鄉旱民艱糴薦盡出儲粟賑之有施福等十一家飢欲死薦悶惻然欲濟之家粟已竭即以己田易穀百石分給之福等德其活己每月朔會佛祠爲祈福福建宣慰司上狀旌之

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及壯父庭王又卒居廬三載毀瘠面墨事繼母唐古氏甚孝唐古氏亦

狀聞並褒表之

楊嶧扶風人父清母牛氏嶧甫
遂產如是者再後生氏失
乳復如故牛氏殁哀毀特甚
復數里窓雲蔽之雨不沾土送者大悅葬畢令妻衛
民家居養清嶧獨廬墓上
養清卒亦如之
丁文忠許州偃城人業鼓
力調侍母卒文忠廬墓側
喪盡不能療文忠造車二
輛兄弟共御之載父禱于
高山五臺泰安河瀆諸祠
途遇異僧遺藥而愈延祐

邵敬相宛丘人父喪廬墓纔及河未不克葬礦于
城西敬祖露宿依其側風雨不去友人哀之爲縛草
舍庇之前後居廬六年兩髀俱成瘻疾至治三年莊
其家其後又有來下本彥忠父喪廬墓八年不至家
李陵譙景星幼失父追念之廬其墓十年亳州郭成
年七十一母喪合葬一年朝夕哭臨人哀其若
而能
倪鐘許榮蘭陽人蚤
生陷於伯父及壯妻伯父如齊
父老無子鐘爲歲餘差妻性頗妬

憲熟寮壓女死火柞悲然卒歸喪之甚哀遺腹生一
男鐸德前失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已復廬戶外卑
夜審察不敢安寢弟能食常自抱哺與同臥起十年
不少怠弟有疾鐸夜稽顙是斗哀禱曰天不佑余家
鐸父子間可去一人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旦
弟愈母亦哀毀踰禮廬于墓側不理家事宗族勸之
歸鐸曰本歲凶多茲吾家雖貧安知墓中無可欲乎
倘驚吾親之靈雖生何爲幸守廬不去
孫秀實大寧人性剛毅喜周人急里人王仲和嘗給
秀實官人錢二千緡貸不能償秀實亟親走其家
其親患之疾秀實日償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密
召其代償取券還其親復命奴控馬賣金訪仲和使
歸父子歡聚聞者莫不嗟美又李懷玉等貸秀實錢
一千五百緡度以無償盡還其券不徵復有賈進大
同人大德九年地震民居多傷且乏食進給酒藥爲
來濟之壽百歲冬製木綿裘數百襲衣寒者買地爲義
阡使治墓者壅之李子敬陝西三原人嫁不能嫁者
五十餘人葬不能葬者五十餘喪奠通券四萬餘貫
有司聞並旌之
宗祀大都人年十九父內寧幸摔踊號泣而復甦

未漿不口者三日哀氣傷心遂成疾伏枕家嗣嘗
哭不止淚盡繼之以血既葬疾轉甚杞有繼母無他
兄弟度不能自起作遺書囑其妻楊氏曰汝善事
以事舅母遂卒楊氏遺腹生一男人以爲孝感天
絕其嗣云秦完三年旌其門

趙榮扶風人母強氏有疾榮割股肉煑之者三甕乃
母登太白山壽千神得聖水飲之乃痊後年七十三
卒榮號痛不食三日方飲水七日乃食粥葬之日白
雲庇其墓前後十五里悲畢而散榮負土成墳廬其

吳好直華州蒲城人父殁事繼母孝兄弟嘗求分財
好直勸諭不能止即以已所當得悉推與之出從師
學濟泊三十年無少悔又有甄城柴郁陳舜咨皆能
孝友以已產分讓兄弟縣令言狀並表美之

余丙建德遂安人幼喪母泣血成疾父亡不忍葬結
廬古山下殯其中日閉戸守視有牧童遺火延殯廬
丙與子慈亟撲不止欲投身火中與柩俱焚俄暴雨
火滅

徐鈺鎮江人始冠侍父鎮將之婺源過丹陽小谿鎮
乘橋失足墮水中同行者立岸上不能救鈺投谿擁

鎮出鎮得挽行舟以升鈺力僅且水勢湍急遂溺死
冕流四十五里得于灘江浙行省言狀表異之
丑華汴梁洧川人至治初遊學於京師忽夢母疾心
怪之馳歸母已亡居廬蔬食哀毀骨立每鷄鳴而起
手治祭饌詣墓所哭奠之風雪不廢父輔臣嘗病疫
華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嘗其糞以驗差劇夜則禱於
天曰華母亡不能見父病不能治爲人子若此何以
自立於世願死以代父命數日愈鄉里嗟異之又有
高唐孫希賢母病痢希賢閱方書有曰血温身熱者
死血冷身涼者生希賢嘗之其血温乃號泣祈天求
身代之母遂愈高郵卜勝榮母痢不能藥日嘗痢以
求愈兄疾禮北辰乞減己年延之並痊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至順初北方兵起民被殺掠廷
讓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于懷兵急廷
讓乃棄己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事聞
旌之
劉通亳州譙縣人家貧業農母卜氏好聲樂每眩技
者以簫鼓至門必令娛侍或自歌舞以悦母心卜氏
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
五忽復明至大間鄱陽黃鎰皇慶間諸暨丁祥一皆

以親喪明以舌舐之復能視並命褒表

張旺舅安豐霍丘人幼失父母陳氏居貧守志旺舅九歲賣餳以養及長母病伏枕數月旺舅無貲命醫惟日夜痛哭禮天求代未幾遂愈又自以生業微不能多給竟不娶以終母年縣令言于朝旌之

張思孝華州人母喪以孝聞父疾調護甚至不愈以父溺涕半器垂沒盡飲之復潔齋致禱乞以身代未幾遂痊至順三年表其門

杜佑邳州人河南行省署爲三叉水馬站提領父病于家佑忽心驚舉體沾汗即棄職奔父

長壽父帖住官亟童政事生五子長山壽早世次即長壽次永壽福壽忙古海牙元統間帖住殁長壽哀毀盡禮服闋當詣叙與弟羅拜母前曰吾父廉貧諸弟未有所立願以職讓永壽永壽讓福壽福壽曰二兄能讓福壽獨不能耶次讓忙古海牙遂皆薦爲太廟宗禮院神御殿侍禮郎階奉議大夫兄弟奉母尤盡孝閭美之至大間河志所外倫襄慶廬墓兄那海爲奧魯官自以嘗遠仕不得養

張恭河南偃師人以兵部尚書鷹房府葉績親老辭歸侍養舉理先墓嗚咽泣下鄉人義之

民先謹歲凶恭夫婦采野菜爲食而以菽灌松柏父喪過哀侍母奉甘旨無怠

母有疾恭手除溷穢嘗嚐飲食且嘗糞以驗寒熱天曆初兵至河南居民悉竄恭守視

母病頃十一朝不寐每驚悸而歿恭居喪盡禮人稱其孝聞母高氏治

家嚴整恭承順著恭母嘗驟染微恙居喪以

不樂聞一日母

嘗汝適德州齊河人父興宗居喪以孝

其卒卜日將葬時朔肅掩壙陰氣復合雨注數日不止又有異希曾雖寧父卒葬之日大雨希曾號極前炷艾燃臍火熾雨止既葬廬於墓次足而步俾極四

能孝那海能孝不願仕以祖父蔭讓叔父昆弟云

孫嘗鎮江丹徒人父喪哀毀廬冬跣

戴衣不解帶嘗營粥哺佛書及葬戴極渡江潮波方湧我順風翼旋如慶平地人

謹親吮之又嘗舐謹瘡之後明唐氏卒卜日將葬時

春苦雨謹夜號天乞霽至且雲日開朗肅掩壙陰氣

復合雨注數日不止又有異希曾雖寧父卒葬之

日大雨希曾號極前炷艾燃臍火熾雨止既葬廬於

[illegible]父母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宜無
諱此物非汝有矣可善藏之母令也兄弟知也汝道
泣拜曰吾父母起艱難成家業今日[illegible]牛羊已多汝
道恨無以報大恩尚敢受此以重不之罪乎竟辭
之母亦哀毀終喪不御酒肉性尤友二弟將析居
汝道悉以美田廬讓之二弟早世無子汝道割己田
以劉顯等貧無以爲生汝道悉以美田廬讓之二弟將析居
租給身里中嘗大疫有食瓜得汗而孤如己子鄉
市瓜及攜米歷戶讀之或曰癘氣能大疫勿入也不
聽其券焚之縣令李讓爲請獲其家

咸咸之嘗出麥粟貸人至秋疊其券無以償汝道

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等奉　勅撰

孝友二

王肅字伯常雄州歸信人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肅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絶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晝雨暴至鄰人皆寢假寐往欲蔽之見肅所坐卧之地獨不霑濕咸嘆異而去復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家歲得蜜蠟以供祭祀

黃贊字止敬臨江人父延祐間求官京師

江南時貧羊幼及既長聞長
省之則父歿已三年矣庶母
嫁拒不見聲聲號哭語人曰
不幸吾父已歿思得其柩歸而
見庶母示以葬所死不恨矣尚
庶母居海濱亟裹糧往庶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
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竢
哭禱于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即可
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真是已歛時有甘

明三者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明三自外歸不
不見見壁穿而卧內有三虎子知母爲虎所害乃盡
殺虎子礪巨斧立壁側伺母虎至斫其腦裂而死復
徃倚巖石傍執斧伺候斫殺牡虎明三亦立死不仆
張目如生所執斧牢不可拔
劉琦岳州臨湘人生二歲而母劉氏遭亂陷于兵琦
獨事其父稍長思其母不置常歎曰父皆有母而我
獨無輒歎泣下及冠告明於父往求其母遍歷湖之
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而後求得於池州之貴池迎
以歸養其後十五年而父歿又三年而母歿終喪猶

蔬食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門曰孝義
劉源歸德中牟人母吳氏年七十餘病甚不能行適
兵火起良延至其家隣里俱逃源力不能救乃呼天
顧泣趨入抱母爲火所焚而死
祝公榮字大昌慶州麗水人隱居養親事母甚孝母
歿居喪禮過毀突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
其火自滅鄉里異之塑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
生焉
陸恩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老病痢恩孝

疾遂愈
姜蒹嚴州淳安人七歲而孤與二兄養母至孝母歿
蒹哀慕幾絕既葬獨居墓下朝夕哭奠寢苫枕塊不
脫白縗麤蔬食飲水一衰麻寒暑不易同里陳氏戴
氏子不能事其父母聞蒹之行懟感而悔皆迎養焉
胡伴侶鈞州富家人其父嘗患心疾數月幾死更
數醫俱莫能療伴侶乃齋沐焚香注告于天以所佩
小刀於左臂肉割脂一片和藥以進父疾遂瘳其傷亦旋合愈朝廷旌表其門

王士弘延安中部安父疾士弘傾家貲求醫見
醫即拜遍禱諸神和顏成癒父歿哀毀盧墓三
年足未嘗至家墓廬上有奇鵲來巢飛鳥翔集與士
弘親近若相禮然衆咸異之終喪復建祠於塋前朔
望必往奠祭雖風雨不廢也有司上其事于朝旌表
之

何從義延安洛川人祖良祖母李氏偕亡從義廬於
墓側旦夕哀慕不脫絰帶不食菜果惟啖蔬食而已
事父世榮母王氏考養尤至伯祖溫伯祖母郝氏叔
祖泰叔祖母賀氏叔祖讓叔祖母姜氏叔父琳

先民皆無子比其亡也從義咸爲治葬築高墳祭奠
以禮時人義之

哈都赤大都固安州人天性篤孝幼孤養母嘗有
疾醫治不痊哈都赤礪其所佩小刀拜天泣曰慈母
生我劬勞今當捐身報之乃割開左脇取肉一片作
羹飲母曰此何肉也其甘如是數日而病愈
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忽棄家遠遊莫知所
適必達讀書廬墓哀慕乃娶妻以養母而歷往四方
求莫父十餘年不得見心益悲忽相傳黃州全真道
院中有盧明子者學道三十年矣姓高氏建昌人

竟莫能名爲道人云必遠詢問知爲父即往拜之具
言家世及已之所生歲月大父母之喪葬始末因哀
慟不已頭不巳虛明猶裹幞之久曰我非彼父
不云何名爲必遠留侯左右不少辭辭氣哀惻可矜其
徒諭靈虛子曰師有子如此忍弗歸乎虛明不得已乃
還家必遠奉養益至鄉里稱之

五十七代孫昺昺亡父仲祥舁
喪在氏仲祥遊襄陽樂其土俗因贅左氏家焉亂兵
陷襄陽遂失左氏德遍往南土求之五年乃得于唐
鄧間奉迎以歸孝養甚至有司以聞詔旌復其家

蘄昺字克昌綿州曲沃人兄榮爲奎章閣承制學士
奉母王氏官于朝母歿昺與兄榮護喪還家至平定
大雷雨流水驟至昺伏柩上榮呼之避水昺不忍舍
去遂爲水所漂沒後得王氏柩於三里外得昺屍於
五里外詔賜孝子蘄昺墓碑

無子道堅在襁褓而生母蘇
黃道賢泉州人適母唐氏屢請於父得召之歸道賢竭
以疾去既長思念生母力養二母得其歡心父病薦道賢晝夜奉湯藥不離
牀下遍求良醫莫効乃夜禱于天願減己一紀之算
以益父壽其父遂愈至元統二年乃發果符一紀之

數道賢君喪盡禮負土築墳廬于墓側蔬食終制至
元二年有司上其事旌其門曰孝子黃氏之門
吏彥斌邵州人嗜學有孝行至正十四年河溢金
魚堂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爲厚棺刻銘
曰邵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
後葬明年墓果爲水所漂者縛草爲人置水中仰
天呼曰母柩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予之心假
此靈指示歸柩言訖涕泣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
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
在焉哭而收葬之

[illegible]祖考子讓潁州人讀書力學以孝行聞于朝特
授河南路儒學教授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間賊
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曰吾父著德善人不當害
請殺我以代父死旦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忍害人
父也賊怒以戈擊之裹應手挫鈍罔感而相謂曰此
真孝子不可害乃釋之

李明德瑞州路上高縣人讀書有志操孝行篤至至
正十四年亂兵陷袁州因竄涼上高兵執其父欲殺
之明德泣告曰子豈不能代父乎願勿害吾父也兵
遂殺明德而免其父後以高壽終

張緝字士朝益都臨州人性孝友能詩文至正七年與兄紳弟經同領鄉薦由濰州儒學正轉泰州幕職棄之養親居揚州十五年揚州亂緝與姬氏方卧病賊突入卧內舉槍欲剌姬緝以身蔽姬槍中緝脇三日而死

魏敬益字士友雄州容城人性至孝居母喪哀毀骨立素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貲財爲之嫁娶歲凶老弱之饑者爲糜以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田莊村之田十頃環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曰吾買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衆聞皆愕貽不敢受強與之乃受而言諸有司有司以聞于中書請加旌表丞相賀太平歎曰世乃有斯人哉

陽霖字伯雨龍興新建人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病熱更數醫弗能効母不肯飲藥曰雖得永我疾乃可愈爾時天氣甚熱霖求氷不得累日號哭於池上忽聞池中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氷漸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孫抑字希武世居晉寧洪洞縣抑登進士第歷仕至刑部郎中開保之變挈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栢村有亂兵至村剽掠拔白刃嚇抑母求財不得舉刃欲斫之抑匍以身蔽母請代受斫母乃得釋而抑父被虜去不知所之或語之曰汝父被驅而東矣然東軍得所掠民皆殺之汝慎無往就死也抑曰吾可畏死而棄其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屢瀕危殆卒得父以歸石永紹興新昌人性淳厚事親至孝值亂兵掠鄉里求父謙孫年八十老不能行永負父匿山谷中亂兵執其父欲殺之永匍前抱父請以身代兵遂殺永而

王士克巳延安中部人父伯通歿克巳負土築墳廬於墓側貊高縱兵暴掠縣民皆逃竄克巳獨守墓不去家人呼之避兵克巳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可棄也遂不去俄而兵至見其身衣衰絰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遂不忍害竟終喪而歸

劉思敬延安宜君人事其繼母沙氏杜氏孝養之至無異親母父年八十兩目俱喪明會亂兵剽掠其鄉思敬負父避于巖穴中有兵至欲殺思敬思敬泣言曰我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

憐其孝不忍殺父子皆免於難

呂祐字伯通晉安人至正二十六年郡城破有卒入其室援白刃脅其母林氏索財寶不得揮刃欲斫母祐急以身蔽母而奪其刃手指盡裂被傷什地良久而甦開目視母曰母幸無恙我死無憾矣遂瞑目死周樂温州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曰成通經能文海賊竊據温州拘曰成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酋遣人沉曰成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請以己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焉

翰林學士臣宋濂等奉敕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隱逸

古之君子負經世之才時有不可爲故高蹈以全其志使得其時未嘗不欲仕而行所學及物之功豈少哉後世之士其所蘊蓄或未至而好以跡爲高當邦有道之時且遁世離羣謂之隱士亦苟取其名而強起之反考其實不如所聞則曰是欺世勤譽者也上下豈不兩失之哉元之隱士亦多矣如杜瑛遺

執政書置張特立
時則行可隱而隱
之使起可謂兩得
今撫其可傳者作
杜瑛字文玉其先
長七尺美鬚髯氣
取瑛獨避地河
訪諸書畫讀之讀輒
指諸掌間關轉徙教授汾
晉瑛赴其聘遂家焉與

又辭遺執政書其略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橫流奔放天理不絕如線今天子神聖後又輔湊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脩複維莫時矣若夫簿書期會文法末節漢唐猶不屑也執事者因陋就簡此焉是務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終今不能遡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拯數百千年之禍僕恐後日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人或勉之仕則曰後世矣吾雖遠而先於復古荀因習舊弊以求猶可考見故爲政者莫先於先王之意不亦難乎語又不能隨時作以

機會將焉用仕於是杜門著書一不以窮通得喪動其志優游道藝以終其身年七十遺命其子處立處原曰吾即死當表吾墓曰縱山杜處士天曆中贈資德大夫翰林學士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獻所著書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皇極學十卷律呂律歷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其於律則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清濁周徑積實各以類分取經史之說以實之而折衷其是非其於歷則謂造歷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獨邵子以爲天開於子取日甲月子

星甲辰子爲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閏餘率以三百六十爲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矣論閉物開物則曰開於巳閉於戊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巳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紀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國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時交小過之九四多先儒所未發掇其要着于篇云

張特立字文舉東明人初名永避金衛紹王諱易今名中泰和進士爲偃師主簿改宣德州司侯州多金國哉荒雜治特立至官徂徠往竭之有五將軍率家奴劫民群羊特立命大索閭里遂過將軍家溫言諭之曰將軍宅寧有盜羊者邪聊視之以杜衆口潛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遂縛其奴繫獄其子匿他舍捕得之以近族得減死論豪貴由是遵法民賴以全正大初遷洛陽令時軍旅數起郡縣窘迫東帥紇石烈牙兀鯣又侮慢儒士會移鎮陝右道經洛陽見特立淳古不禮之遽責令治糗具期三日足後期如軍法縣民素賢特立爭輸於庭帥大奇之既而拜監察御史首言世宗諸孫不宜幽囚尚書右丞顏盞石魯與細民爭田衆知政事徒單兀典誦事近習皆當罷黜

執政者忌之會平章政事白撒搠軍陝西特立又劾
其掾不法白撒誅于世宗言特立所言事失實世宗
宥之遂歸田里特立通程氏易曉教授諸生東平嚴
實每加禮焉歲丙午世祖在潛邸受王印首傳旨諭
特立曰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一今
年幾七十研究聖經宜勸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
曰中庸先生又諭曰先生年老且病不能就道故令
趙寶臣諭意且名其讀書之堂曰龍澤壬子歲復降
璽書諭特立曰自首窮經誨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
宗之昔已賜嘉名今復諭意癸丑特立卒年七十五

諡曰中庸先生學者淵源行無駭矩
改故常未遂丘園之志良俄與密勿之悲可復
以彰寵數特立所著書有易集說曆年係事

本

伯顏其先居京兆後徙天台又徙臨江之清
江又本博學善屬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剌
所上採覓策大奇之及入爲御史大夫力薦
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文宗在
聞其名及即位以幣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

脫以隱士薦詔遣使賜以金織文幣上尊酒
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脩官侯者致
議之行至杭州舞疾固辭而致書於丞相曰
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
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
矣遂不行本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
義有貧無貴以爲學者皆濟之平
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曆度數靡不通究尤
著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學

者發之金華人亦
書數萬卷櫃而藏
章頌刻數千言有
分合禮樂之廢興
指諸掌其爲文務
事嘗取三國時事
續後漢書七十三
勸講朝廷取宋書
後章元九上五正三
丞相脫脫以職修國史領都總裁薛福亥
府不起福幼聰慧外家
讀之過目輒不忘既長
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先後
撰明經史以扶翼道尤
卷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
宣文閣遊東部使者交
命儒臣纂脩遼金宋

辭不拜七年中命史臣纂脩本朝后妃功臣翰林脩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禮樂討論復避不就使者強之行至杭州留寄著春秋三傳歸義三十卷判定三志卷林下編議曲江志公年譜各一卷弊言論編至正八年十有七年五十有七

家臨川轍幼孤母蔡氏

履常莫先自金陵行純篤寧母甚孝宗室

警策自樹立比長

定肅然考德問業者日盛鄉中父老有

聞者莫不油然感悟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

間未嘗幾微及人過失長短士子至郡者必來見部

使者長吏以下仁昱賢者必造焉轍樂易莊敬接之

以禮言不及官府憲司屬辭皆不就江西行省特以

遺逸舉轍一入轍善為文章吳澄嘗叙其集曰所謂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見稱許如此元統二年年

七十有三卒于家同郡吳定翁字仲谷其先當宋初

自金陵來徙定翁幼歲儼如成人寒暑衣冠不少懈

清脩文雅與孫轍齊名而最善為詩揭傒斯稱其幽

茂踈澹可比盧摯御史及江西之方伯牧守部使者

辟薦相望終身不爲動程鉅夫嘗貽書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何相望之足下取取如玉人而不可得見乎定齋嘗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媿於世人以爲名言

何中

何中字太虛撫之樂安人少頴拔以古學自任家有藏書萬卷手自校讎其學弘深該博廣平程鉅夫清河元明善柳城姚燧東平王構同郡吳澂揭傒斯皆推服之至順二年江西行省平章金岳柱聘爲龍興郡學師明年六月以疾卒所著有易類象二卷書傳

補遺十卷 綱目測海三卷知非堂藁十七卷同郡危復之字見心宋末爲太學生師事湯漢博覽群書好讀易尤工於詩至元初元帥郭昂屢薦爲儒學官不就至元中朝廷累遣奉御察罕及翰林應奉詹玉以幣徵之皆弗起隱於紫霞山中士友私謚曰貞白先生

武恪

武恪字伯戚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吳澄爲江西儒學副提舉薦入國學肄業明宗在潛邸選恪爲說書秀才及出鎮雲南恪在行明宗欲起兵陝西

恪諫曰大子北行於國有君命於家有叔父之命今
若向京師餞一箭史官必書太子反左右惡恪言乃
曰武秀才有母在京合遣其回恪遂還京師居陋巷
教訓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祕書監典簿秩滿丁內艱
尋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起人或勸之仕
恪曰向爲親屈今親已死不復仕矣居數歲會朝廷
選守令泰不華舉恪爲平陽沁水縣尹亦不赴近臣
又薦爲授經郎恪遂陽瘖瘂不就恪好讀周易每
日堅坐或問之曰先生之學以何爲本恪曰以敬爲
本所著有水雲集若干卷其從之學者多有所成就

家奴爲太尉完者不花僉樞密院事皆有賢名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等修
資善大夫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元史卷第八十七

列女

崔氏　周氏　楊氏

胡烈婦　關文興妻　郎氏

秦氏二女　焦氏　趙孝婦

霍氏二婦　王德政妻　只魯花真

段氏　朱虎妻　閻氏

馬英　馮氏　李君達妻

朱清 張瑄

王氏

趙孟頫妻

張義婦

貢哥

脫脫戶

趙郡夫人

臺叔齡妻

李智貞

蔡三五

古者女子之居室也必有傅姆師保爲陳詩書圖史以訓之凡左右佩服之儀內外授受之別與所以事父母舅姑之道蓋無所不備也而又有天子之后妃諸侯之夫人躬行於上必以率化之則其居安而有淵順之稱臨變而有貞特之操者夫豈偶然哉後世此道既衰女生而處閨閫之中溺情愛之私耳不聆箴史之言目不覩防範之具由是動踰禮則而蹈君子放於邪僻矣苟於是時而有能以懿節自著焉非其生質之美則亦豈易致哉史氏之書所以必録而弗敢略也元受命百餘年女婦之能以行聞於朝者多矣不能盡書采其尤卓異者具載于篇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裁以從之者雖或失於過中然皎於苟生受辱與更適而不知愧者有間矣故特著之以示勸厲之義云

崔氏周未忽妻也丁亥歲從未忽官平陽會將來攻城克之下令官屬妻子敢匿者死時未忽以使事在

上黨崔氏急即抱幼子禎以詬計自言於將將信之使星吏書其臂出之崔氏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以金賂吏使書之紙吏曰吾知汝誠賢婦然今不敢違命崔自揎袖吏懸筆而書焉既出有言其詐者將怒命追之崔與禎伏土窖三日得免既典术忽會赤幾赤忽以病亡崔年二十九即大慟柩前誓不更嫁去麗飾服皂布弊衣放散婢僕躬自紡績憂以贍產遺親舊有權貴使人諷求娶輒自爬毀其面不欲生四十年未嘗妄言笑預告會治家教子有法

周氏濼平石城又年十六適李伯通生一子名易金末伯通監豐潤縣國兵攻之城破不知所終周氏與易被虜謂偕行者曰又苟愛其生萬一受辱不如死也即自投于整主者怒拔佩刀三及其體而去得不死遂携易而逃間關至汴績紵以自給教易讀書有成

楊氏東平須城人夫郭三從軍襄陽楊氏留事舅姑以孝聞至元六年夫死成所哥欲奪嫁之楊氏號痛自誓為已久之夫骨還舅曰新婦年少終必他適可令吾子歸殮地下耶將求里人亡女屬合葬之楊氏

聞益悲不食五日自經死遂與夫共葬焉

胡烈婦渤海劉平妻也至元七年平嘗戍襄陽車載
其家以行夜宿沙河傍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及
之持虎足顧呼車中兒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至季
陽城求醫以傷卒縣官言狀命恤其母子仍旌異之
至大間建德王氏女父出耘舍傍遇豹爲所噬曳之
升山父大呼女識父聲驚趨救以父所棄鋤擊豹腦
殺之父乃得生

閻文興妻王氏名醜醜建康人也文興從軍漳州
安南府知事王氏與俱行至元十七年陳吊
當攻漳州文興率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擄義不受辱
乃紿賊曰俟吾葬夫即汝從也賊許之遂脫得負屍
還薪焚之火既熾即自投火中死至順三年事聞
贈文興侯爵謚曰英烈王氏曰貞烈夫人有司爲立
廟祀之號雙節云

郎氏湖州安吉人宋進士朱甲妻也朱嘗仕浙東以
郎氏從至元間朱發郎氏護喪還至玉山里留居避
亂勢家柳氏欲強聘之郎誓不從夜辛裝奉柩遁柳
遣之中道覆死拒得免家居養姑甚謹姑嘗病郎禱
天割股肉進饗而愈後姑喪以哀聞大德十一年旌

楊氏母焦氏並家居守志至元二十三年天祐復徵征死甘州妻焦氏年少宗族欲改嫁之焦氏哭且言曰家氏不幸三世早寡自祖姑以來皆守節義豈可至吾而遂廢乎吾生爲家氏婦死則葬家氏土前後不能強之又有東平鄭氏大寧社氏安西楊氏並少寡守志割體肉療姑病

蔡氏二女河南宜陽人遠其名父嘗有危疾醫云不可救妙閉户默禱鑿肌和藥進飲遂愈父後復病又絕妹割股肉置粥中父小啜即甦孫氏女河間人父病癩十年女禱于天求以身代且吮其膿血旬月而愈許氏女安豐人父疾割股啖之乃痊張氏女慶州人嫁爲高原妻母病目喪明張氏歸寧抱母泣以舌舐之目忽能視刺縣各以狀聞褒表之

蔡氏經陽袁天祐妻之天祐祖父始皆從軍後祖母

祭之禮未周氏主之有司以聞並賜旌異

趙孝婦憲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
美食必持歸奉姑自炊麤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
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一百緡買杉木
治之棺成置于家南牖失火時南風烈甚及孝
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膚大哭
曰吾爲姑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若皆莫大焉言
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致

霍氏二婦尹氏楊氏夫家鄭州人至元間尹氏夫攜
鄉發姑命其更嫁尹氏曰婦之行一節而已再嫁而
失節妾不忍爲也姑曰世之婦皆然人未嘗以爲非
汝獨何和之有尹氏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爾
姑不能強楊氏夫願鄉發應姑欲其嫁即先白姑
曰妾聞娣姒猶兄弟也宜相好爲今姒既留妾可獨
去乎願與共修婦道以終事吾姑姑曰汝果能若是
吾何言哉於是同處二十餘年以節孝聞又有邠州
任氏乾州田氏皆一家三婦俱少寡誓不他適戮力
養桑以養舅姑事聞並命褒表

王德政妻鄭氏大名人少孤事母張氏孝謹以女儀
聞於鄉及笄當貴家纂之爭求聘張氏不許時德政

教授里中年四十餘貌甚古陋張氏以貧不能教二
子欲納德政爲婿使教之宗族皆不然郭氏慨然顧
順母志既繼興德政相敬如賓嘱教二弟有成未幾
德政卒郭氏年方二十餘勵節自守甚有貞名大德
間表其家

只魯花真蒙古氏年二十六夫忽都病卒誓不再醮
孝養姑逾二十五年舅姑歿廬衣垢面廬于墓終
身至元間旌之其後又有翼城宋仲榮妻梁氏舅歿
負土爲墳懷盂何氏大名趙氏並以夫歿守志養舅
姑以壽終親負土築其墳高三丈餘

陳氏隆興霍榮妻也榮無子嘗乞人爲養子榮卒陳
氏年二十六養舅姑以孝稱舅姑歿榮諸父仲汶詹
其產謂陳曰汝子假子也可令歸宗汝無子宜改適
霍氏業汝無預焉陳曰家資不可計但再醮非義尚
容妾思之即退入密室引針刺面墨漬之誓死不貳
大德二年府上狀中書給羊酒幣帛仍命旌門復後
如制又有興和吳氏自刺其面成紀謝恩明妻趙氏
自毀其髮無寧田濟川妻武氏溧水曹子英妻尤氏
斷指滴血並誓不更嫁各以有司爲請旌之
朱虎妻茅氏崇明人大德間虎官都水監坐事籍其

家鬻錄送茅氏及二子赴京師太醫提點師罕乞歸家欲妻之茅氏誓死不從母子三人以椎相結連夜倚抱號哭形貌銷瘦抑知不可奪舁之茅氏託疾來明足寺憂懊不食卒閻氏絡輿俞薪之妻也大德四年薪之歿聞氏哭曰一身二夫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氏哭曰一身二夫烈婦所恥奚可無生可無死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視也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久而風且失明聞氏手滌溷穢不怠時漱口上堂低其

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鄉里嘉其孝爲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又有劉氏渤海李伍妻也少寡父母使再醮不從舅患疽劉禱于天數日潰吮其血乃愈神明既而親挽小車載舅詣岳祠以答神貺馬英河內人性孝友父喪哀毀二兄繼歿英獨事母甚謹又奉二寡嫂與居使得保全養節更喪母卜地葬諸塋親負土爲四墳手植松柏廬墓側終身廼氏女名玉兒冠州人嘗許爲李氏婦未婚夫死遂誓不嫁以養父母父歿負土葬墳鄰里義之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宦家女山陰縣丞山東李

如忠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大
德五年如忠病篤謂馮曰吾已矣其柰汝何馮氏引
刀斷髮自誓不他適如忠歿兩月遺腹生一子名伏
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聞如忠歿於官家多遺財
相率來山陰馮氏方病棄聞盡取其貲及子任以去
馮不與較一室蕭然唯餘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
朝夕哭泣隣里不忍聞久之斂衣權厝二柩戴孝下
携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嬴形苦節為女師以
自給父母來視之憐其孤苦欲使更事人馮厲面決
不肯從居二十年始護喪歸葬汝上齊魯之人聞

莫不嘆息

李君進妻王氏遼陽人大德八年君進病卒卜葬將
發引親戚隣里咸會王氏謂衆曰夫婦死同穴義也
吾得從良人逝不亦可乎因撫棺大慟嘔血升許即
仆于地死衆爲歛之與夫連柩幽葬送者數百人莫
不洒泣移剌氏同知湖州路事耶律忽都不花妻也
夫歿割耳自誓旣葬廬墓側悲號不食死趙氏名哇
兒大寧人年二十夫蕭氏病劇謂哇兒曰我死汝年
少若之何哇兒曰君幸自寛脫有不可諱妾不獨生
必從君地下遂命匠制三棺夫歿即自經死家人同

棺斂葬焉又有雷州朱克彬妻周氏大都費巖妻王氏買哥妻耶律氏曹州鄭臘兒妻康氏陝州陳某妻別娥娥大同宋堅童妻班氏李安童妻胡氏晉州劉怒妻趙氏奠寧王思忠妻張氏饒州劉楫妻趙氏東平徐順妻彭氏大寧趙臃兒妻安氏陳恭妻張氏武壽妻劉氏宋敬先妻謝氏撒里妻蕭氏古城魏貴妻周氏任城郭灰兒妻趙氏秦陽朱某妻丁氏葉縣王保子妻趙氏興州某氏妻魏氏濼州裴某妻董貴哥成都張保童妻郝氏利州高塔必也妻白氏河南楊某妻盧氏蒙古氏太术妻阿不察揭兀孫妻脫脫貞早寡不忍獨生以死從夫者事聞悉命褒表或賜錢贈謚云

朱淑信山陰人以寡誓不再嫁一女妙淨幼哭父雙目並失明及長擇偶者不至家貧歲凶母子相依以苟節自厲士人王士貴重其孝乃求娶焉

葛妙真宣城民家女九歲聞曰　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真即慧憂祝天誓不嫁終身齋素以延母年母後年八十一卒畏吾氏三女家錢塘諸兄遠仕不歸母思之疾三女欲慰母意乃共斷髮誓天終身不嫁以養母同力侍護四十餘年母竟以壽終事上並賜旌

異

王氏燕人張買奴妻也年十六買奴官錢塘病歿葬城西十里外王氏每旦被髮步往奠之伏墓大慟欲絕久而致疾舅姑力止其行乃已服闋舅姑謂之曰吾子已歿新婦年尚少宜自圖終身計毋徒淹吾家也王氏泣曰父母命妾奉箕帚於張氏今夫不幸早逝天也此足豈可復履他人門乎固不從榮居三十年貞白無少玷又有馮翊王義妻盧氏雒陽劉氏解氏東平楊三妻張氏並守志有節命旌其門

張義婦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蔡伍與伍

成福寧未幾死歲餘張獨家居養舅姑一日父母

舅姑病九四割股肉救不愈及死喪葬無遺典既而

歎曰妾夫死無子是絕夫祀父母在無所仲故也今不

幸父母舅姑以死而夫骨於暴棄逐主使無妾即已妾亦敢愛死乎乃卧墳來上誓曰天若許妾栗夫骨雖窓墓當得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助以鍬大書其事于表以行四十日至福寧訪張童言動無異其生時告張死時享壽盡且指示骨所在啟視果其言驗得之葬

晉祝曰吾將事夫郎入
然官義之下于大廟使雲令護養還
復其舍
丁氏新建鄭伯文妻也大德間伯文病將歿丁氏與
決曰妾自得侍巾櫛誓與偕老君
有不諱妾當獨但君父母已老無
復自立使君貧母食不
忍死以奉其餘年必不改事他人
伯文卒丁氏年二十七居喪哀戚服除父母屢請
奪嫁之丁氏每聞
哀輒
悲慟哭曰妾所以不死者非為
[illegible]

前他志也與良人約將以事舅姑耳今舅姑在堂
無恙妾可棄去而不信於良人乎父遂止舅姑嘗病
丁氏夙夜護視衣不解帶及死喪葬盡禮事上表其
門白氏太原人夫慕釋氏道棄家為僧白氏年二十
留養姑不去服勤績紝以供租賦夫一日還迫使他
適白斷髮誓不從夫不能奪乃去姑年九十卒竭力
營葬畫姑像祀之終身
趙美妻王氏內黃人至治元年美溺水死王氏誓守
志舅姑念其年少無子欲使更適人王氏曰婦義無
再醮且舅姑在妾可棄而去耶舅姑乃欲以族姪與

繼婚王氏拒不從勇姑迫之力王氏知不免即引繩
自經死李冬兒甄城人丁從信妻也年二十三從信
歿服闋父母呼歸問之曰汝年少居孀又無子何以
自立吾爲汝再擇婿何如冬兒不從詰從信冢哭欲
縊墓樹上家人防之不果日暮還從信家夜二鼓入
室更新衣自經死李氏濱州惠高兒妻也年二十六
高兒歿父欲奪歸嫁之李氏不從自縊而死
脫脫尼雍吉剌氏有色善女工年二十六夫哈剌不
花卒前婁有二子皆壯無婦欲以本俗制收繼之脫
脫尼以死自誓二子復百計訂求遂脫脫尼志

汝禽獸行欲妻母耶若死何面目見汝父地下二子
愧懼謝罪乃析業而居三十年以貞操聞王氏咸都
孛世安妻也年十九世安卒夫弟世顯欲收繼之主
氏不從引刃斷髮復自割其耳劍甚親戚驚嘆爲醫
療百日乃愈狀上並旌之
趙梯妻朱氏名錦哥洛陽人也天曆初西兵掠河南
朱氏遇兵五人被執逼與亂朱氏拒曰我良家婦豈
從汝賊耶兵怒提曳簪楚之朱氏度不能脫即紿謂
之曰汝幸釋我舍後井傍有瘞金當發以遺汝兵信
之乃隨其行朱氏得近井即抱三歲女踴身赴井中

死是歲又有僧師王氏女名安哥從父避兵印山丁家洞兵入搜得之見安哥色美驅使出欲污之安哥不從投澗死有司言狀並表其廬

貴哥蒙古氏同知宣政院事羅五十三妻也天曆初五十三得罪貶海南籍其家詔以貴哥賜近侍卯罕卯罕親卒車騎至其家迎之貴哥度不能免令婢僞以飲食延卯罕於廳事如廁自經死

臺叔齡妻劉氏順寧人也粗知書克修婦道一日地震屋壞壓叔齡不能起家復失火叔齡母前救不得欲就焚叔齡望見乎曰吾已不可得出當亟救吾母劉謂夫姝曰波救波母波必死吾不用復生矣即自投火中死火滅家人得二屍爐中猶手相握不開

官嘉其烈上于朝命錄付史臣

李智貞建寧浦城人父子明無子智貞七歲能讀書九歲母病調護甚謹及卒哀慟欲絶不茹葷三年治女工供祭祀及奉父甘旨不乏鄉里稱爲孝女父嘗許爲鄭舍妻未嫁從父客鄂武鄂武豪陳良愧其意強納采求聘智貞斷髮誓之且數自求死良不能奪卒歸舍事舅姑父母皆有道泰定間全病歿智貞悲泣不食數日而死

蔡三玉龍溪陳端才妻也盜起漳州掠龍溪父廣瑞與端才各竄去三玉獨借夫妹出避賊祠中盜入斫夫妹見三玉美不忍傷與里婦歐氏同驅納舟中行至柳營江迫妻之三玉佯許諾因起更衣自投江水而死越三日屍流至廣瑞舟側廣瑞識爲女收斂之歐氏脫歸言狀有司高其操爲請表之乃命旌門復役仍給錢以葬

翰林學士亦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列女

武用妻蘇氏真定人從家京師用疾蘇氏刲股爲粥以進疾即愈生子德政四歲而寡夫之兄利其資欲逼而嫁之不聽未幾夫兄舉家死惟餘三弱孫蘇氏取而育之德政長事蘇氏至孝蘇氏死時天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

旌復其家

任仲文妻林氏寧海人家甚貧年二十八而寡姑患風疾不良於行林氏旦暮扶侍惟謹撫育三子皆有成年一百三歲而卒

江文鑄妻范氏名妙元奉化人年二十一歸于江及門未合巹夫忽以癇疾卒范曰我既入江氏之門即江氏婦也豈以夫亡有異志哉遂居江氏之家撫諸姪江森江道如已子卒年九十五有柳氏者薊郡人為戶部主事趙野妻未成婚而野卒柳哭之盡哀誓不再嫁其兄將奪其志柳曰業已歸趙氏雖未成而夫婦之禮已定矣雖凍餓死豈有他志哉後寢疾不肯服藥曰我年二十六而寡今已逾半百得死此疾幸矣遂卒

姚氏餘杭人居山谷間夫出刈麥姚居家執爨母何氏往汲澗水久而不至俄聞覆水聲亟出視則虎銜其母以走姚急趨逐之即以手歐其脇隣人競執器械以從虎乃置之而去姚負母以歸求藥療之奉養二十餘年而卒又方寧妻宮勝娘者達寧人寧耨田勝娘饁之見一虎方攫其夫勝娘即棄饁奮挺連擊之虎舍去勝娘負夫至中途而死有司以聞為旌

復其家

衣氏汴梁儒士孟志剛妻志剛卒貧而無子有司給以棺衣衣氏紿匠者曰可寬大其棺吾夫有遺衣服欲盡置其中匠者然之是夕衣氏具鷄黍祭其夫家之所有悉散之隣里及同居王媼曰吾聞一馬不被兩鞍吾夫既死與之同棺共穴可也遂自剄死有侯氏語人曰年少夫亡婦人之不辜也欲守吾志而亂離如此其能免乎遂縊死於墓又周經安吳氏郭惟辛妻郝氏陳輝妻白氏

獨生自縊而死事聞咸旌異之

龍泉人會兵亂其家財先已移入

守之舅以疾未行張歸任藥騰且以

至即命以輿載其舅而已遇賊賊以

則生否則死張掠髮整衣請受刃賊以

即奪其刃自剄死年二十七又湯嫡

婆容賊殺其父母以刃脅之嫡不勝

以頭觸刃賊怒斫殺之其嫂亦不受

嚴州人姑性嚴待之寡恩童氏柔順

其意者至正十三年賊陷威平官軍
掠至士淵家童氏以身蔽姑衆欲
不屈一卒以刀擊其左臂愈不屈又
曳猶不絶衆乃皮其面而去明日乃
城亂賊知張女有姿艷叩其家索之
賊將害其父母女不得已乃出拜賊
父母爲丈人媚而以女行女欣欣然
死有高氏婦者同郡人也携其女從
旁空舍入其中院金纏臂與女共

女秋遠乃解是紗自經賊至焚其舍
婦来告曰我已縊死彼舍矣其精爽

天都人至正十四年士玄病革王氏
苦則愈乃嘗其羹顏甘王氏色愈憂
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護
即從汝自嫁矣王氏泣曰君何爲出
諱妾義當死尚復有他說乎君幸有
天所居數日士玄卒比葬王氏遂居
泉毀逾禮常以妾子置左右飲食寒

青田賊寇浦城徐氏從嗣源兆一等近山谷賊持刀欲害嗣源徐氏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止徐氏徐氏語父曰兒義不受辱今必死父可速去賊拘徐氏至桂林橋拾崇題詩壁間有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之句乃厲聲罵賊投于水賊競出之既而乘閒復投水死

周婦毛氏松陽人姿色至正十五年隨其夫避亂麻鷺山中爲賊所得脅之曰從我汝毛氏曰寧剖我心不顧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

[illegible]妾子亦死乃哭曰無復望矣屢引欲得免至終喪顏色如昔比旦糞酒禮祭亡欲行酒王氏已經死於樹矣又有王妻也隱有疾王氏數嘗其糞及疾篤子一女雖幼無異汝所出也我[illegible]之遂沒王氏居喪撫其子女既而子親屬曰妾聞夫乃婦之天今夫已死女手語之曰汝今已長稍知人事嘗[illegible]之遂相抱慟哭是夜縊死於園中

因大詈曰碎爾賊波碎則臭我欲副吾讖怒剸其腸而去年二十九

丁尚書妻李氏汴梁人年二十餘有姿容至正十五年賊至欲汚之李氏怒曰吾家六世義門豈能從賊以一孱身乎於是闔門三百餘口俱被害

李順兒者許州儒士李讓之女也性聰慧頗涉經傳至十八未嫁至正十五年賊陷鈞州窓遍許昌父謂其母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此女必累我女聞之泣曰父母可自逃難勿誤我為憂頓使於後園內自經死

吳守正妻禹氏名淑靖字素清紹興人至正十六年從家崇德之石門淑靖嘗從容謂守正曰方今群盜蜂起萬一不測妾誰有死而已不使人汚此身也是年夏盜陷崇德淑靖倉皇攜八歲女登舟以避有盜數輩奔入其舟將犯淑靖乃抱幼女投河死

黃仲起妻朱氏杭州人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寇杭州其女臨安奴倉皇言曰賊至矣我別母求一死也俄而賊驅諸婦至其家且指朱氏母子曰為我看守日暮我當至也朱氏聞之懼受辱遂與女俱縊死妾馮氏見其母子已死嘆曰我生何為徒受辱耳亦自縊

死繼而仲起弟妻蔡氏抱幼子玄童與乳母湯氏皆自縊及蒼賊至見諸屍滿室執仲起將義之哀求得脫賊遂盡掠其家財而去

焦士廉妻王氏博興人養姑至孝至正十七年毛貴作亂官軍競出虜掠王氏被執紿曰我家墓田有藏金可共取也信之隨王氏至墓所王氏哭曰我已得死所矣實無藏金汝可於此殺我乃與妾杜氏皆還害又有趙氏者平陽人年二十朱嫁寇亂趙被驅迫以行度不能免紿賊曰吾取所藏金以遺汝賊信之遂投于厠而死

李氏 賊不 秦氏 鞫治

密州陳璧之女璧故儒者避亂移家龍鬚溪上日誦詩鼓琴至正十八年陳友諒寇龍興叔璧皇來告乃取琴坐牖下彈之曲終泫然告絕絃於斯乎父母恪問之淑貞曰城陷必如早死明日賊至其居臨東湖遂溺焉水淺抽矢脅之上岸淑貞不從賊射殺之時同郡妻憂氏名婉常亦儒家女與女匿居後圃中其女共投井死

妻柴氏晉寧人聞夫前妻子遺一子尚幼柴氏出未幾柴氏有子圍夫之病且死屬柴氏曰我

病不
家貧惟二幼子汝能撫其成立我死亦無
憾矣閨夫死家事甘微柴氏亭勤紡績遣二子就學
至正十八年賊犯晉寧其長子為賊驅迫在圍中既
而得脫初在賊時一門惡少與張福為伍往滅其家及
官軍至福訴其事事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
子詣官涖訴曰往從惡者吾次子非吾長子也次子
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鞫之至死不易其言官反疑
次子非柴氏所出訊之他日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
行為之言曰婦執義不忘其夫之命子翼死而能成
厥志比夫兄之至也遂釋免其長子而次子
得不死時人皆以為難
其門而復其家
也先忽都蒙古欽察氏大寧路達魯花赤鐵木兒不
花之妻以夫恩封雲中郡君夫坐事免官居大寧至
正十八年紅巾賊至也先忽都與妾玉蓮走尼寺中
為賊所得分與愛婦縫衣拒不肯為賊賊以刃也先
忽都罵曰我達魯花赤妻也汝曹賊也我不能為針
工以從賊賊怒殺之玉蓮因自縊者九三賊併殺之
完景真子完者拔都年十四與父出城見執于賊
完者拜哭請以身代父
愛完者妾秀遂擊以從

久之乃獲脫歸訪母處并王蓮葬焉

呂氏 邑著陵州人至正十八年賊犯陵州彥能與家

兵姊父蔡居寓彥能家先曰我喪夫三十

不死何爲苟辱身則辱吾弟矣赴井死其

彥能曰妾爲君家婦二十八年茲不幸逢

負君可自往妾入井矣彥能二女及子

孫女皆隨劉氏溺井一門死者七人

蕭氏濟南人有姿色頗通書史至正十六

年將歸夫謀曰妾詩書家女誓以

亡何城陷蕭解條自縊死

袁氏孤女建康路溧水州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嬾居

極貧病臥床者數年女晝夜至孝至正十二

年兵漢誕莫里鄰婦強携女出避火女泣曰我何忍

舍母去乎同死而已遂入室抱母共焚而死

徐允讓婁氏名妙圓山陰人至正十九年與其夫

從昌勇避兵山谷間勇被執夫泣以救勇脫夫被兵所

殺欲強辱婁氏婁氏固拒之曰我夫既死我從汝必

矣若能焚吾夫可免慙也兵信之

聚薪以焚其夫火

既藏潘氏且泣且語遂接火以死
瑛妻也至正二十二年張士誠陷
寧鄉山中兵極至有婁姓鎮方溺
趙洙妻許氏集賢大學士有之
年紅巾賊陷遼陽洙時爲儒學提
舉夫婦避亂匿峯
善寺洙以此賊見害許氏不知也
指示金鎞之處許氏大言曰吾詩
書寇冕故家不幸
遇難但知守節而死他皆不
色不變已而知其夫死因慟哭仆
地罵聲不絶口是
亦死賊今吾
吾母居武昌死于賊吾女兒第

使我得報汝當體汝矣遂遇害寺僧見許氏死
哀其貞烈賊退與洙合葬之
張正蒙妻韓氏紹興人正蒙嘗爲湖州德清稅務提
領至正十九年紹興兵亂正蒙謂韓氏曰吾爲元朝
臣子於義當死韓氏曰爾果能死於忠吾必能死於
節遂俱縊死其女池奴年十七泣曰父母既死吾何
以獨生亦投崖而死又何氏者勗之龍泉縣季鋭妻
也因避兵于邑之繩門巖賊至何氏被執欲污之乃
與子榮兒女田娘投崖而死
劉氏二女長曰貞年十九次曰孫年十七龍興人皆

未許嫁陳交諒寇龍興其母泣謂二女曰城或破置汝何所二女曰寧死不辱父母也城陷二女登樓相繼自縊婢鄭奴亦自縊

子同祖妻曹氏恭陵人父德夫教授湖湘間同祖在諸生中因以女妻焉至正二十年恭陵陷曹氏聞婦女多被驅逐謂其夫及子曰是尚可全生乎我義不辱身以累汝也願勇年老汝等善事之遂自剄死李氏驚抱持之不得亦引刀自剄絶而復蘇曰得小君地下足矣是夕死

平章劉哈剌不花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仲義弟兒走報劉氏劉氏遽往救之涕泣伏地告於兵曰所執者是吾夫也乞矜憐之貸其生吾家有醬一甕米一斗五升窖于地中可掘取之以代吾夫兵不從劉氏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夫死兵遂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莫不哀之

李弘益妻申氏巢窜人至正二十年賊陷巢窜申語弘益曰君當速去勿以我婦人相累若賊入吾室必以妾故害及吾矣言訖投井死弘益既免於難再娶

安氏居二歲而弘益以疾卒安氏時年三十泣謂諸親曰妾子一適人終身不改不幸夫死雖生亦何益哉乃竊入寢室膏沐薰裳自縊于柩側

鄭琪妻羅氏名妙安信州弋陽人幼聰慧能暗誦列女傳年二十歸琪琪家世寒族同居百餘口羅氏執婦道無間言琪以軍功擢鉛山州判官羅氏封宜人至正二十年信州陷羅氏度弋陽去州不遠必不免於難輒取所佩刀淬礪令銛甚琪問何爲對曰時事如此萬一遇難爲自全計耳已而兵至羅氏自刎死時年二十九

周如砥女年十九未適人至正二十年鄉民作亂女砥與女避于邑西之客僧嶺女爲賊所執賊問吾未娶當以汝爲妻女曰我周典史女也死即死豈能從汝耶賊遂殺之如砥時爲紹興新昌典史

狄恒妻徐氏天台人恒早沒徐氏守節不再醮至正二十年鄉民爲亂避難于牛囤山爲賊所執驅迫以前徐紿之曰吾渴甚欲求水一杯賊令自汲即投井而死時年十八

柯節婦陳氏者長樂石梁人至正二十一年海賊劫石梁其夫適在縣郭陳氏出避賊道與賊遇被執以

行陳氏且行且罵賊亂捶之挾以登舟罵不已忽掠
鳥自投江中其父方卧病見其女至呼之不應驚曰
豈郎既而有自賊中歸者言陳氏死狀乃知其
冤也明日屍逆流而上止石梁岸傍時盛暑屍已蔽
其夫驗其背有黑子乃慟哭曰是吾妻也舁歸斂之
李焉兒妻袁氏瑞州人至正二十二年李病沒袁氏
年十九誓不再嫁以養舅姑有王成者閭袁氏有姿
色挾勢欲娶之袁氏曰吾閭烈女不更二夫寧死不
失身也遂往夫墓痛哭縊死樹下

王士明妻李氏名賽兒居山人至正二十五年竹貞

寧縣李氏及其女李家奴皆被執士明隨至軍軍
怒逐之李氏謂其女曰汝父既為軍所逐吾與汝必
不得脫與其受辱不若死女曰母先殺我李氏即以
軍所遺鏃刀殺其女遂自殺竹貞聞之為之葬祭仍
書其門曰王士明妻李氏貞節之門有司上其事為
樹碑焉

陶宗媛台州人儒士杜思綱妻也歸杜四載而夫亡
矢志守節台州被兵宗媛方居姑喪忍死護柩為游
軍所執迫脅之媛曰我若畏死豈留此耶任汝殺我
以從姑于地下爾遂遇害其妹宗婉弟妻王淑亦皆

赴水死

高麗氏宣慰副使孛羅帖木兒妻也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其夫死於兵謂人曰夫既死矣吾安能復事人乎乃積薪塞戶以火自焚而死

張訥妻劉氏藍田人訥爲監察御史早卒劉守志不二河東受兵劉氏二子衡衍俱以事出外度不能自免遂與二婦孫氏姚氏決死盡發貲橐分給家人婦姑同縊焉有華氏者大同張思孝妻爲貊高兵所執以不受辱見殺其婦劉氏僵仆壓姑屍大罵不已兵併殺之後家人驗其屍婦姑之手猶相持不捨

觀音奴妻卜顏的介蒙古氏宗王黑閭之女大都被兵卜顏的介謂其夫曰我乃國族且年少必不容於人豈惜一死以辱家國乎遂自縊而死時張棟妻王氏語家人曰吾爲狀元妻義不可辱赴井死其姑哭之慟亦赴井死

安志道妻劉氏順州人志道及劉氏之弟明理並登進士第劉氏避兵匿岩穴中軍至欲汚之劉氏曰我第與夫皆進士也我豈受汚辱乎軍士以兵磨其體劉大罵不輟聲重怒乃鉤斷其舌含糊而死

宋謙妻趙氏大都人兵破大都趙氏子婦皆高氏

孫婦高氏徐氏皆有姿色合謀曰兵且至兔我等豈可辱身以苟全哉趙即自經死諸婦四人諸孫男女六人衆妾三人皆赴井而死

齊關妻劉氏河南人關應募爲千夫長戰死澤潞間劉氏貧無所依守志不奪有來強議婚者劉氏紿曰吾三月三日有心願償畢當從汝所言是日經往彰德天寧寺登浮圖絶頂祝天曰妾本河南名家劉氏女遭世亂適湖南齊關爲妻今夫已死不敢失節出遂投地而死

王宗仁妻宋氏進士宋聚之女也宗仁家永平永平

兵宋氏從夫避于鄧子山夫婦爲軍所虜行至五田縣有窺宋氏色美欲害宗仁者宋氏顧謂夫曰我不幸至此必不以身累君言訖遂携一女投井死時年二十九

主簿謙妻齊氏太原人治家嚴肅克守婦道至正十八年賊陷太原齊氏與二婦藁葬呂氏及二女避難於趙莊石巖賊且至度不能免顧謂二女一汝家王世同居號爲清白當吾夫已死今爲賊所得死爲幸呂氏曰一人得死爲幸吾氏大義乃與二婦左丞之孫義不受齊氏

孫女俱授岩下以死

王時妻安氏名正同

正十九年時以祭知

年賊兵寇太穆城陷

井死事聞贈邑國夫

徐蔡頭妻岳氏大都

華恐被驅逐將奈何甘

火其所居夫婦赴火

持赴火死

父出捍城我三品命婦汝僕

辱抱二歲子及女赴井死

汪發妻潘氏徽州發源人年二

不他適以其夫從兄之子元圭

鞠之不啻已出潘氏卒年六十

子燕山燕山卒時妻李氏年二

誓父母欲奪而嫁之不聽燕山

德卒死二子甚幼俞氏守節辛

汪氏之門而撫曰三節同郡歙

卒二十八而夫亡孀居五十

年年七十八卒至五十

平章政事祐孫女也王

政事分省太原安氏從之二十

年賊兵逃安氏與其妾李氏同赴

四年旌表門閭

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修國史臣王禕等奉

勢修

釋老

釋老之教行乎中國也千數百年而其盛衰每繫乎時君之好惡是故佛於晉宋梁陳老于漢魏唐宋而其效可覩矣元興崇尚釋氏而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雖道家方士起魯不及其什一焉宋舊史嘗志老釋厥有旨哉乃本其意作釋老傳

帝師八思巴著土番薩斯迦人也相傳自其祖桑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北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大義國人號之聖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班彌怛歲癸丑年十有五謁世祖于潛邸奏語大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尊爲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細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也至元六年詔頒行天下詔曰朕以氏書言字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次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寖爲乖戾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意而已自今以往凡有詔旨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玉印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攝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訃聞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

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詔
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以繪像頒行省
爲之塑像云亦隣真詞爲帝師兄六世孫至元十九年
辛答兒麻八剌乞列嗣二十三年辛亦攝思連真嗣
三年乙丑年卒乞剌斯八幹節兒嗣成宗特造寶玉五
方佛冠賜之元貞元年又更賜雙龍鈕白玉印文
曰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
教大德七年辛卯明年以肇真監藏嗣又明年卒
二年辛丑相兀加思嗣延祐元年卒二
羅思監藏班藏卜嗣至治三年在任

定二年卒公哥列思八仲納思監藏班藏卜嗣賜玉
印降璽書諭天下其年卒天曆二年以肇真吃剌失
思嗣八思巴時又有國師膽巴者一名功嘉葛剌思
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
秘法要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
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嘗呪食投龍湫頃之奇花異
果上薦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至元末以不
容於時相桑哥方請西歸既復召還謫之潮州時樞
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而妻得奇疾膽巴以所持數
珠加其身即愈又嘗爲月的迷失言異夢及已還朝

期後皆驗元貞間海節犯西番界成宗命禱于摩訶葛剌神已而捷書果至又爲成宗祷疾遍愈賜與甚厚且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爲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膳已以象輿前導過雲州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惟恐驚秉燭當容持神呪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震慴惟幄殿無震復賜碧鈿盂二大德七年夏辛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膽巴帝師其後又有必蘭納識里者初名只剌瓦彌的理北庭感木魯國人所執畏兀兒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諸國語大成於廣寒殿代帝出家更賜名皇慶中命繙譯諸梵經典延祐間特賜銀印授光祿大夫是時諸番朝貢表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必蘭納識理譯進嘗有以金刻字爲表進者帝遣視之廷中愕眙觀所以對必蘭納識理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之數書而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所賫重譯之書無少差者衆無不服其博識而竟莫測其何所從授或者以爲神悟云授開府儀同三司仍賜三臺銀印兼領功德使司事厚其廩餼俾得以養母焉至治三年改賜金印特授沙律愛護持旦命爲

諸國引進使至順二年又賜玉印加號普覺圓明廣照弘辯三藏國師二年賜安西王子月魯帖木兒等謀爲不軌坐誅其所譯經漢字則有楞嚴經西天字則有大乘功德經西番字則有大乘莊嚴寶度經乾陀般若經大涅槃經稱讚不思議禪觀經通若干卷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鬬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酋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爲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爲之出帝師所辟擧而總其政於內外者帥臣亦必僧俗並用而官

人揭於是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於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爲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詔褒護必勅章佩監絡珠爲字以賜蓋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迎止至京師則敕大府假法駕半伏以爲前導詔省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質孫用每歲二月八日遣儀衛儀仗迓且命禮部尚書郎中專督迎接及其奉而歸塋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

寺遣普章護送賜金五百兩銀千
兩繫馬萬匹鈔三千定皇慶二年加至賜金五千兩
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匹鎧其昆弟
子姓之從來者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公
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特羊酒郊勞而其兄瓚南藏
卜羅尚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圖符其弟子之號
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爲其徒者
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燄熏灼延于四方爲害不可
勝言有楊璉真加者世祖用爲江南釋教總統發掘
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唐紹興者及其大臣墳墓凡

一百一所戕殺平民四人發人冢美女寶物無算奪
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
九玉鞍勒小百一十有一雜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
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定田二萬三千畝私
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
不論也又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蕭氏
訴諸留守司壁壁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
突入公府喘案引壁毆辱諸地捶朴交下幾之以歸
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遍赦以免二年復有
僧龔柯寺十八人與諸王合兒八剌妃忽禿赤的斤

爭道撞妃墮車歐之且有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問
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歐西僧者截其手詈之
者斷其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奏寢其令泰定二
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
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
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女婦奉元一路
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
十餘匹敎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
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
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宜更正僧人給驛所

臺臣得以糾察不法必蘭納識里之誅也有司籍之
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
婦人七寶裝具價直鉅萬萬云若歲時祝釐禱祠之
常號稱所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曰鎮雷阿藍納四華
言慶讌也有曰亦思滿藍華言藥師壇也有曰搠思
吉卜華言護城也有曰朶兒只列朶四華言美妙金剛迴遮施食也有曰朶
兒哥朶四華言迴遮也有曰籠哥兒華言風輪也有
曰啥朶四華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朶兒華言出水濟
六道也有曰党剌朶四華言迴遮施食也有曰典朶

兒華言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靜有曰魯朝華言獅子吼道場也有曰黑牙齒客哥華言黑嶽帝主也有曰捌思江朶兒麻華言護江神施食也有曰赤思古林捌華言自受主成也有曰鎮雷坐靜有曰吃剌寨坐靜華言祕密坐靜也有曰斡惹華言文殊菩薩也有曰古林朶四華言至尊大黑神迴遶施食也有曰歹卜剌華言大喜樂也有曰必思禪華言魚量壽也有曰觀思哥兒華言白傘蓋呪也有曰叔札沙剌華言玉護陀羅尼經也有曰阿昔答撒答昔星華言大

有曰閣兒魯弗小也華言大轉金剛呪也有曰只

迷也華言無量壽經也有曰亦思罕八華言最勝王經也有曰撒忽納迺華言護神呪也有曰蒙古言攘災相金剛也有曰小魯八華言見法也又有作探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兒剛者言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攢攢者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又書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實以七寶珠玉半置海水中以鎮海災延祐四年宣徽使會集僧尼建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兩廚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

十密二萬七千三百日至元三十年閏祠佛事之
日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
驗僧徒貪利無已巧結近侍歎眛奏請布施齋所
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知幾倍又無歲必因
歲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爲福利錙大臣如阿里閻帥
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遂其謀宣政院參議李良
弼受賕當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貴錄殺人之罪依
好之徒寅緣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勅以爲布施
而任其大可謂濫矣凡此皆有關乎一代之法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明年趣使臺至乃發撫州經數十國
盖蹂血戰場避免叛域絶糧沙漠自
是達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
之半既見大宛大悦賜食設廬帳甚
盛日事攻戰雪機每言欲一天下者
宜及問爲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
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爲要太祖
驩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
賜之副以童書不斥其名惟曰
太祖訪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

孚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
有多陸不宜明天威以導有衆大祖
祖大獵于東山馬踣處機請曰天道
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爲罷獵者久之
原河南北赤地千里民罹俘戮無所逃命
徒峙糗招來於戰伐之餘由是爲人
其濟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
道之義乙酉癸亥犯尾其占在燕處
丁亥又爲旱禱期以三日雨當名瑞
言改賜宫名曰長春且遣使勞問制

一神仙毋忘辰也六月浴于東溪越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記沈口高崖赤崩處機嘆曰山其摧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其徒尹志寧掌其教至大間加賜金印處機之謚者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丞相忘誠告以脩身治世之要安童感泣也以清靜忠厚爲主及罷還若退得於志誠之言其後安有人以爲有得於志誠志誠曰昔

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世祖辭曰臣昔爲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爲政能有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爲卿言是對曰祈真人世祖嘆異者久之

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之龍虎山相傳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則命延臣郊勞待以客禮及見語之曰昔朕戚已未朕次鄂渚嘗令王一清往訪卿父卿父使報朕曰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

言驗於今矣因命坐錫宴特賜玉芙蓉冠組金無縫
服命主領江南道教仍賜銀印十八年二十五年再
入覲世祖嘗命取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劒觀之語
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幾而天師劒印傳子若
孫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之相矣乎嘆久之二十
九年卒子與棣嗣爲三十七代襲掌江南道教三十
一年入覲卒于京師元貞元年弟與材嗣爲三十八
代襲掌道教時潮嗇鹽官海鹽兩州爲患特甚與材
以術治之一夕大雷電以震明日見有物魚首龜形
者磔于水裔潮患遂息大德五年召見于上都幄殿

年授正一教主主領三山符録武宗即位來覲特
授金紫光禄大夫封留國公錫金印仁宗即位特賜
寶冠組織文金之服延祐三年卒四年子嗣成嗣爲
三十九代襲領江南道教主領三山符録如故其徒
張留孫者字師漢信州貴溪人少時入龍虎山爲道
士有道人相之曰神仙宰相也至元十三年從天師
張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遂留侍闕下世祖嘗親
祠幄殿皇太子侍忽風雨暴至衆駭懼留孫禱之立
止又嘗次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
孫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

行草間者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輦獸者臣所佩法籙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以進視之果夢中所見者帝后大悅即命留孫爲天師留孫固辭不敢當乃號之上卿命尚方鑄寶劒以賜建崇真宮于兩京俾留孫居之專掌祠事十五年授玄教宗師錫銀印又特任其父信州路治中尋復陞江東道同知宣慰司事是時天下大定世祖思與民休息留孫待詔尚方因論黄老治道嘗[illegible]人在宥天下之旨深契主衷及將以完澤

命留孫簽之得同人之睽留孫進曰同人彖得位而中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何吉如之願陛下勿疑及拜完澤天下果以爲得賢相大德中加號玄教大宗師同知崇賢院道教事且追封其三代皆魏國公官階品俱第一武宗立召見賜坐陛大真人知集賢院位大學士上尋又加特進進誥老子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即位猶恒誦其言旦訪近臣曰累朝舊德僅餘張上卿耳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爲玄教大宗師

以賜至治元年十二月辛卯年七十四天曆元年追

道祖神應真君其徒吳全節嗣全節季毓州安仁人年十三學道于龍虎山至元二十四年至京師從留孫見世祖三十一年成宗至自朔方召見賜古銅玉鐙螭環一勑每歲侍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衣服廩餼著爲令大德十一年授玄教嗣師錫銀印視二品至大元年賜七寶金冠織金文之服三年贈其祖昭文館大學士封其父司徒饒國公母饒國夫人名其所居之鄉曰榮禄里曰昇慶至治元年留孫奉二年制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大德真人掌領江淮荆襄諸路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

王印一銀印二并授之全節嘗代祀嶽瀆還成宗曰卿所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臣過洛陽太

盧摯平易無爲而民以安靖成宗曰吾憶其人即召拜集賢學士成宗崩仁宗至自懷孟有狂士以危言訐翰林學士閻復者事所測全節力爲言于李孟孟以聞仁宗意解復告老而去當時以爲朝廷得敬大臣體而不以口語傷賢者全節蓋有力焉全節雅好結士大夫無所不領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莊毅善類唯恐不盡其力至於振窮周急又未嘗以恩怨異其心當時以爲願有

其徒夏文泳嗣

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劉德仁之所立也其教
以苦節危行爲要而不妄取於人不苟合於已者也
至傳而至鄭希誠吾德城天寶宮見知宗始名其
教曰真大道授希誠太玄真人領教事內出冠服以
賜仍給紫衣三十襲賜其從者至元五年世祖命其徒
孫德福統轄諸路真大道錫銅章二十年改賜銀印
二又三傳而至張志清志清尤其教益盛授演教大宗師憲
神冲妙玄應真人志清事親孝尤耐辛苦制行賢峻
不海珠牢山舊多虎志清往結茅居之虎皆避徙然

爲人害志清曰是吾奪其所也遂去之後居湫汾
地大震城郭官屋摧壓死者不可勝計獨志清所居
裂爲二無少損焉乃徧巡木石間聽呻吟聲救活者
甚衆朝廷重其名給驛致之掌教事志清舍傳徒步
至京師深居簡出人或不識其面貴人達官來見率
告病伏卧內不起至於道德縉紳先生則納屣杖屨
求見不以爲難時人高其風至畫爲圖以相傳焉
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抱珍傳太一三元法
籙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一四傳而至蕭藾道世祖在
潛邸聞其名命史天澤召至和林賜對稱旨留居宮

卽以老請授弟子李居壽掌其教事至元十一年建
太一宮于兩京命居壽居之領祠事且禮祀六丁以
繼太保劉秉忠之術十三年賜太一掌教宗師印十
六年十月辛丑月直元辰勅居壽祠醮奏赤章于天
九五晝夜事畢居壽請閒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參
贊國政且又因與瑞董文忠以爲言世祖喜曰行嗣
之其後詔太子參決朝政庶事皆先啓後聞者
之書爲之先也

欽修

欽修

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臣王禕
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朱廉

方技 工藝附

自昔帝王勃興雖星曆醫卜方術異能之士莫不過
而用之蓋天運人身氣數所在皆應期而出相與立法創制開物成
務以輔成天業亦云盛哉若道流釋子所挾多方事
適逢時既皆別爲之傳其他以術數言事輒驗及以
醫著效被光寵者甚衆舊史多闕弗錄今取其事蹟

可見者爲方技篇而以工藝黃顯亦附見焉

田忠良字正卿其先平陽趙城人金亡徙中山忠良好學通儒家雜家言嘗識太保劉秉忠於微時秉忠薦于世祖遣使召至帝親其狀貌步趨顧謂侍臣曰是雖以陰陽家進必將爲國用儀指西序第二人謂忠良曰彼手中握何物忠良對曰雞卵也果然帝喜又曰朕有事縈心決試占之對曰以臣術推之當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國師也遂遣左侍儀奉御也先乃送忠良司天臺給筆札令秉忠試星曆遁甲諸書秉忠奏曰所試皆通司天諸生雖有及者詔官之司

大帝曰朕用兵江南困于襄樊累年不決柰何忠良對曰在酉年矣至元十一年阿里海牙奏請率十萬衆渡江朝議難之帝寤問曰汝試筮之濟否忠良曰今拜一大將取江南獲心已定果何人耶忠良環視左右目一人對曰是偉丈夫可屬大事帝笑曰此伯顏也爲西王旭烈兀僕歹以其才留用之汝識朕心賜鈔五百貫衣一襲七月十五日夜白氣貫三台帝問何祥忠良對曰三公其死乎未幾太保劉秉忠卒八月帝出獵駐輦召忠良曰朕有論遺汝知何物還可復

得否對曰莫當珠平明白二十里外人當有得而來獻者已而果然帝喜賜以貂裘十月有旨問忠良南征將士能渡江否勞師費財朕甚憂之忠良奏曰明年正月當奏捷矣十二年正月師取鄂州丞相伯顏遣使來獻宋寶有玉香爐轝以賜忠良及金織文十疋二月帝不豫召忠良謂曰或言朕今歲不嘉汝術云何忠良對曰聖體行自安矣三月帝疾愈賜銀五百兩衣材三十疋五月車駕清暑上都遣使來召曰叛者浸入山陵久而不去汝與和禮霍孫率衆往視之既至山陵如故俄而叛兵大至圍之三匝三日不解忠良引衆夜歸敵殊不覺和禮霍孫以爲神自其都帝召忠良曰朕幾信讒言致禍鏗黃金朕所不吝忠良對曰無事於神皇子未平王那木罕丞相安童征之者帝不悅十二月諸王昔里吉劫皇子丞相以入海事于帝賜黃金十兩八月以海都爲邊患遣皇子北平當還後果然十四年八月車駕駐隆興北忠良奏罪汝今如汝言汝祀神曰昔里吉之叛以安童之貪不彼及也今宿衛之士日食一瓜豈能充飢竊有慾言者帝怒笞主膳二人俾均其食十五年三月汗梁河濟三百里帝曰憲宗

生河清厥生河又清今河又清何耶忠良對曰應在
皇太子宮矣帝語符寶郎薑文忠曰是不妄言殆有
徵也十八年特命爲太常永少府爲諸王昌童建宅
於太廟南忠良徙作其柱次府奏之帝問忠良對曰
太廟前豈諸王建宅所耶帝曰卿言是也又奏曰太
廟前無馳道非禮也即勅中書闢道國制十月上吉
有事于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良奏曰梁武帝用麵
爲犧牲後如何耶從之遷太常少卿二十年將征日
本國召忠良擇日出師忠良奏曰辟陌海隅何足勞
天戈不聽二十四年請建大壯於朝右建初壇於四

南史卷四十進使二十九年遷太常卿大德元年遷昭
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兼太常太卿十二年成宗崩
阿忽台等持異謀將以皇后教祔成宗於廟忠良爭
曰嗣皇帝祔先帝於廟禮也皇后教非制也阿忽台
等怒曰制自天降耶汝不畏死敢沮大事忠良竟不
從既而仁宗以太弟奉皇太后至自懷州潛與密謀
誅阿忽台等武宗即位進榮禄大夫大司徒錫銀印
仁宗即位又進光禄大夫領太常禮儀院事延祐四
年正月卒年七十五贈推忠守正佐運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忠獻子天澤翰

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靳德進其先潞州人後從大名祖璇業儒父祥師事
陵川郝温無害星曆金壬兵亂與母相失母悲泣而
盲祥訪得之舐其目百日復明人稱其孝國初玉出
于劉敏行省于燕辟祥寘幕下佩以金符時藩帥得
擅生殺無辜者多賴祥以免贈集賢大學士謚安靖
德進爲人材辨幼讀書能通其義父歿益自刻勵尤
精於星曆之學世祖命太保秉忠選太史官屬德進
以選受天文星曆卜筮三科管勾凡交食躔次六集
授涉所言休咎輒應時因天象以進規諫多所裨
累遷秘書監掌司天事從征叛王乃顏撰度日時率
中機會諸將欲勦絶其黨德進獨陳天道好生請緩
師以待其降俄奏言叛始由惑於妖言遂謀不軌宜
括天下術士設陰陽教官使訓學者仍歲貢有成者
一人帝從之遂著爲令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帝遣
使授皇太子寶德進預在行凡攻戰取勝皆豫剋期
日無不驗者亦間言事得失多所裨益成宗即位歷
陳世祖進賢納諫咨詢治亂之原帝嘉納之授昭文
館大學士知太史院領司天臺事賜金帶宴服都城
以菽苦廩或請以禾易之帝以問德進對曰若是役

驟興物必踵貴民力重困臣愚未見其可議遂寢勅
中書自今凡集議政事必使德進預焉所建明多見
於施行尋以病丐閑仁宗時在東宮特令中書加官
以留之會車駕自上京還召見白海行宮授資德大
夫工書右丞議通政院事仁宗即位命領太史院事
力辭不允以疾卒于位贈推誠贊治功臣榮祿大夫
大司徒柱國魏國公謚文穆子泰工部侍郎

張康字汝安號明遠潭州湘潭人祖安厚父世英康
早孤力學旁通術數宋呂文德江萬里留夢炎皆推
重之辟置幕下宋亡隱衡山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
丞崔彧祀南嶽就訪隱逸彧兄湖南行省參政崔斌
言康隱衡山學通天文地理彧還具以聞遣使召康
與斌偕至京師十五年夏四月至上都見帝親試所
學大驗授著作佐郎仍以內嬪松夫人妻之凡召對
禮遇殊厚呼以明遠而不名嘗面諭凡有所問使極
言之十八年康上奏歲壬午太一理民宮主大將客
參將囚直符治事正屬燕分明年春京城當有盜兵
事干將相十九年三月盜果起京師殺阿合馬等帝
欲征日本命康以太一推之康奏曰南國甫定民力
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算舉兵不利從之嘗賜太史院

錢分千貫以與康不受衆服其廉又之乞歸田里優詔不許遷奉直大夫秘書監丞年六十五卒子天祐

李杲字明之鎮人也世以貨雄鄉里杲幼歲好醫藥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性高警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謁也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亟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杲謂衆醫曰疾深矣內經有之

病益甚者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陽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其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湯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杲初不知用何藥及診之曰此立夏前誤用白虎湯之過白虎湯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藏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投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投白虎也宜温藥之升陽行

經者吾用之有難者曰白虎大寒壯大熱何以救之治柰何杲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杲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妻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杲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来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爲病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既効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来之經與脊色各異乃曰諸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叔獻之姪嶷年十五六

傷寒目赤而頓渴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湯下之已煮藥而杲適從外来馮告之故杲切脉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脉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脉之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令持重耐来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暴出而愈陝帥郭臣病偏枯二指著是底不能伸杲以長針刺跳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此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已裴擇之妻病寒熱月事不

至者數年已喘欬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藥投之
杲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而温劑太過故無益而
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杲之設施
多類此當時之人皆以神醫目之所著書令多傳於
世云

工藝

孫威渾源人幼沈鷙有巧思金貞祐間應募爲兵以
驍勇稱及雲中來附守帥表授義軍千戶從軍攻汴
州破鳳翔皆有功善爲甲嘗以意製踏筋翎根鎧
獻太祖親射之不能徹大悅賜名也可兀蘭佩刀

祖順天安平懷州河南平陽諸路工匠都總管從
攻郟乾突戰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
爲吾甲冑計乎因命諸將衣其甲者門曰汝等知所
愛重否諸將對皆失旨意太祖曰能捍蔽爾輩以與
我國家立功者非威之甲耶而爾輩言不及此何也
復以錦衣賜威每從戰伐恐民有橫被屠戮者輒以
聞立匠爲言而全活之歲庚子率年五十八至大
二年贈中奉大夫武備院使神川郡公謚惠惠子拱
爲監察御史後襲順天安平懷州河南等路甲匠都
總管巧思如其父嘗製甲二百八十襲以獻至元十

一等別製疊肩其製張則爲角斂則合而易持世祖以爲古所未有賜以幣帛丞相伯顏南征以畢書不是詔諸路集匠民分製拱董順天河間畢匠先期畢工畫象虎豹異獸之形各殊其制皆稱旨十五年授保定路治中適歲饑議開倉賑民或曰宜請于朝拱白救荒事不可緩也若得請而後發粟以賑之則民無及矣劾見罪吾自任之遂發粟四千五百石以賑饑民高陽土豪據沙河橋取行者錢人以爲病拱執治罪之二十二年宗武備少鄉遷大都路總管畢器人匠總管陞工部侍郎成宗即位典朝會供給賜銀

兩織紋段五十匹帛二十五匹鈔萬貫元貞二年授大同路總管兼府尹大德五年遷兩浙都轉運使鹽課舊二十五萬引歲不能足拱至增五萬引遂爲定額九年改益都路總管兼府尹仍出納府事天寶刀賜之卒於官贈大司農神川郡公謚文莊

阿老瓦丁

阿老瓦丁回回氏西域木發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徵砲匠于宗王阿老瓦丁亦忽馬因應詔二人舉家馳驛至京師給以官舍首造大砲竪于五門前帝命試之各賜衣段十一年國兵渡江

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砲手匠命阿老瓦丁往破潭州靜江等郡悉賴其力十五年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十七年陞見賜鈔五千貫十八年命也田於南京二十二年福密院奏旨改元帥府爲田田砲手軍匠上萬戶府以阿老瓦丁爲副萬戶大德四年告老子富謀只襲副萬戶皇慶元年卒子馬哈馬沙襲亦思馬因田田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砲至元八年與阿老瓦丁至京師十年從國兵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砲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又以城降既而以功賜銀二百五十兩命爲回回砲手總管佩虎符十一年以疾卒子布伯襲職時國兵渡江宋兵陳于南岸擁舟師迎戰布伯於北岸竪砲以擊之舟悉沈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十八年佩三珠虎符加鎮國上將軍回回砲手都元帥明年改軍匠萬戶府萬戶遷刑部尚書以弟亦不剌金爲萬戶佩元降虎符官廣威將軍布伯俄遘疾卒大德宣慰使賜鈔二萬五千貫養老焉子哈蒙古氏賜名忽都忽都信校射高節府同知致和元年八月不剌金所部軍士至京師賜鈔二千五百貫金符四

端奧馬哈馬沙造砲天曆二年以疾卒子亞古襲

阿尼哥尼波羅國人祖也其國人稱之曰八魯布幼敏悟異兄兒稍長諭習佛書暮年能曉其義同學有爲繪畫粧塑業者讀尺寸經阿尼哥一聞即能記長善畫塑及鑄金爲像中統元年命帝師八合斯巴奏黃金塔千吐蕃尼波羅國選匠百人往成之得八十人求部送之人未得阿尼哥年十七請行帝以其幼難之對曰年幼心不幼也乃遣之帝師一見奇之命監其役明年塔成請歸帝師勉以入朝乃弟子從帝師入見帝視之久問曰汝來大國得無懼乎對曰聖人子育萬方子至父前何懼之有又問汝來何爲對曰臣家西域奉命造塔吐蕃二載而成見彼土兵蠭民不堪命願陛下安輯之不遠萬里爲生靈而來耳又問汝何所能對曰臣以心爲師頗知畫塑鑄金之藝帝命衣明堂針灸銅像示之曰此安撫王禮使宋時所進歲久闕壞無能修完之者汝能新之乎對曰臣雖未嘗爲此請試之至元二年新像成觀之像多出其手爲七寶鎖鐵法輪車駕行幸用以前導原廟列聖神容織繡爲之圖畫亦皆至元十

年始授人匠總管銀章虎符十五年有詔返初服授光祿大夫大司徒領將作院事寵遇賞賜無與爲比卒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涼國公上柱國謚敏慧子六人曰阿僧哥大司徒阿沐騰諸色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有劉元者嘗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亦稱絶藝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始爲黃冠師事青州把道錄得其藝非一至元中凡兩都名刹塑土範金搏換爲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其上都三皇古粹識者以爲造意得三聖人之微音由是兩都

皆以爲妻命以官匠其屬往其嘗勤元

有旨不許爲人造他神像後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爲造仁聖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憂深思遠者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即日成士大夫觀者咸歎異焉其所爲西番佛像多秘人宰得見者元官爲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卿以壽終搏換者漫漶止偶上而縣之已而去其土縣鼻儼然成像云

列傳卷第九十

48-11608